





三魚堂日記

丁亥<sup>已</sup>十一月初四日 陸翼王來會於壽泉樓下翼王博聞而朴實君子也

家多藏書如儀禮經傳通解金仁山許白雲真西山魏鶴山

文集及西山讀書記其家多有學節通辨一書孫北海亦從

翼王借得韓元少徐彥和皆從借抄翼王言北海學博而才

敏其所著諸書雖不皆精然多有益於學者博學之士皆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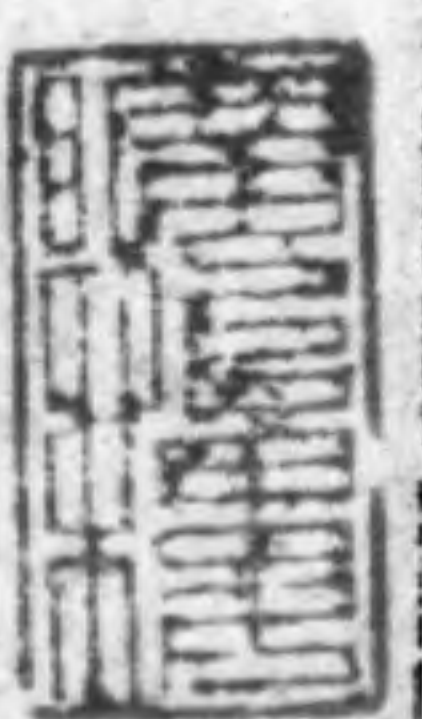
入門下相助校對朱錫堯顧寧人其尤也顧寧人有日知錄

多發先儒所未發又言亭確庵當婁東二張盛行之時獨

卓然以實學自勵不肖隨聲附和桴亭上馬撫臺二十四款

皆切中時務

諸莊甫以太倉王石隱書來并致所刻說文論正二本石隱





書自云此書十年靜悟十年考正彙成三十萬言誠字內所未有之書亦字內不可少之籍其自喜如此莊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桴亭確菴乃勉於學二子皆兄事之其學不從八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余夏間閱撫院觀風卷擬以太倉童生王竄為第一接石隱札乃知即其令孫莊甫又言翁寶林為確菴高弟

下午苔拜廣平李湘李係王主簿之姻家與柏鄉夫子有親柏鄉曾對李言及愚之耿介云

翼王極口吳江潘次耕之博洽余曾于健菴所見之洵不誣也

五初

從翼王家借道命錄及胡敬齋集止三卷然目錄自第五葉

後缺疑其書尚不止此查焦弱侯經籍考亦不載此書卷首有門人鄱陽余祐序其第一篇奉于生書托其于京中尋程子遺書朱子語類伊洛淵源晦菴文集等書噫先輩于書亦得之如此至後與羅一峰書云洙泗授受具見論語河洛授受見載遺書文集紫陽授受具載語類文集蓋皆已求而得之矣

七初

居民錢師遠來謁言近日濟河之役生負張遂良等具呈請委姚縣丞愚向聞王主簿每債主來索逋輒以濟河為期孰知事無一定居官者何可以此存于心哉

二十

午間到蘇即赴方道臺吊會錢爾載邛近夫知道臺雖從宜興採木得疾然實自夏秋以來憂鬱所成蓋因都中有權要



之僕到蘇自撫軍以下皆屈已下之且諷道臺優禮道臺終  
不肖見其人大怒口出惡言撫軍亦頗以相形不悅勢甚危  
疑以此隱憂成疾嗚呼道臺真君子哉覽行略方知為方相  
國從哲姪孫乙酉舉人由蠡縣教諭升國子監助教累升刑  
部郎中廣東雷廉道山西寧武道裁缺歸癸丑補江南布政  
司叅議分守蘇松常道字千霄號艾賢年五十七

五十  
至嘉定

一十  
大興人原任寶應縣知縣謝懋勛係官生以河工註誤落職  
今寓居安東縣來會云安東縣治濱河去雲梯關海口尚遠  
去清江浦六十里 候余遜菴語及察院西倪伯屏報德祠  
曰昔時規模頗好內有假山為趙雍客移置有儀軒其兩旁

之房僅存者今亦為生負徐名世所據予有感因作有儀軒  
歌：曰吁嗟有儀軒其石何離奇問石何自來：自故侯祠  
聞昔祠初成吏民競祝釐或持觴酒勸或獻萬年辭翼：堂  
與室尊嚴若神祇孰知祠中石一朝遷在斯廢興誠可嘆此  
理豈渺微我聞名公棠周人永勿移剪拜各相戒千載以為  
期動之何如耳今古豈異時感應捷桴鼓聖賢寧我欺恭寬  
信敏惠斯須不可離反躬而已矣何嘆亦何疑

遜菴又言其父昔為馮涿州延訓其子源濟自源濟六七歲  
時起至成進士選庶常遜菴之父未嘗一日離也選庶常後  
涿州躬率其子拜之若初受業者曰先生之職雖自此終然  
愚之求先生者正自此始蓋我子已貴恐不免自大非先生



自幼教訓者不可以為其師又在其家數年然後去涿州教  
子一節甚善

遜菴又言新建縣堂記今刻王內三句名實陸翼王文

三十 晤趙公亮元侯余以近例叩之公亮曰老親有此意門人不  
欲也其志甚好

三十 陳星華名上驥來送公歸集星華言見余所評先正文始知  
俗體之非

四十 李玉如來語及近日納銀之例余曰子得無意乎玉如曰自  
聞老師為己之學始知讀書非止為功名誓不敢失身余甚  
喜其不敢失身四字知納銀之為失身其學已進乎道矣復  
借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三書去、舊歲問玉如看何講章

云看大全蒙引存疑今歲十月來見問近讀何書曰看性理  
非老師指教不知有此書

五十 評奚士柱由誨女一節文見得註中所謂自欺不是掩飾只  
是氣粗不能自知

六十 翼王來會以胡致堂崇正辨示我抄本也云有曹月川集因  
留濟寧未曾帶歸夜行燭一書亦在集內又云有許魯齋集  
為葛瑞五借去又云平生最留心於三禮曾著有儀禮集說  
余問孫北海之為人曰北海雖出處未正然居官敢言亦不  
苟取家甚儉諸子皆布衣僕婦有衣紬帛者大怒以其壞家  
風也與北海聲氣相合者魏環極葉訥菴熊敬修張幹臣也

十二月 赴蘇眉生酌翼王在坐言錢牧齋之文初宗六朝繼與嘉



定四先生友然後歸於正而四先生之文則本於歸震川蓋震川一脈獨傳於嘉定而及於虞山也震川墓誌係唐叔達筆托名于王文肅初文肅欲自作數日不成卒使叔達為之翼王又言王陶菴每在神前以三事自誓不妄取不二色不談人過其館於錢牧齋也時張公國維巡撫吳中取陶菴觀風第一張公至牧齋所請與相見甚歡時適有以千金之事求牧齋為言于張公者牧齋適別有一事干張公不便又言勸陶菴言之陶菴堅不肯其人不得已索太翁一書曰子言此則我甘旨之奉有餘孝莫甚焉陶菴卒不肯曰不可破我不能妄取戒既第後不肯干贖有司太翁每以家貧為言卒不能移其意蓋其誓于神前者皆能力踐其言又言明季士大

夫相聚上者言道德次者論文章最下寧可涉聲色無有及于貨利者視今日真天淵矣余言陶菴之學間入于禪翼王言陶菴本從濂洛入門後喜靜坐又喜閱壇經諸書因不無夾襍又言此事是非誠難辨在江寧得學節通辨乃始知之又言魏環極言孫北海諸書以考正晚年定論為第一又言嘉定前輩之書嚴永思通鑑是一好書雖有云溫公通鑑有資於治者取之無關於治者略之今嚴書所詳溫公非不知之乃其所不取也然嚴書亦不為無益又言徐九一雖溺于聲色而晚節甚好宜其有子昭名枋發也又言在程天宗署內閱文同事者多孟浪有一卷題是以皮冠文內用獸人司原句閱者不知其出左傳也大抵抹之恐直言其所出則



閱者不悅因婉言之曰依希記得左傳上有此句署中又無  
左傳因取韻書令查之果有此句閱者仍取而批之曰雖出  
左傳殊屬不雅翼王處此可謂直而婉乃處世之良法 眉  
生極言苛比濫差之為民病

初四

自嘉定起身後外崗安亭過吳淞江由白鶴港南十二里至  
孔宅岸上見有宣聖衣冠墓登岸讀其碑乃孔子四十四代  
孫禎仕隋為蘇州刺史因家焉而以宣聖衣冠葬于此遂循  
其墓道過一小橋：北即先師廟先聖及四配皆塑像左為  
啟聖祠：有孔子周流列國圖右為子之燕居有吳道子畫  
聖像石碑二廟後即先聖衣冠墓：有書院守祠僧聖歸居  
之僧云道子聖像碑其大者相傳為徐文貞家摹刻亂後埋

沒於瓦礫中康熙九年移置于此其小者相傳為松江顧氏  
家物則在此已久又云塑像先是萬歷時陸古堂做闕里像  
為之歲久圯壞今年八月邑中士大夫改塑以舊像為不文  
俱從改易然失其真矣陸古堂即纂廣輿記者孔宅南去青  
浦九里

五廿

會嗣開叔祖言風俗之不古如賣婆尼姑及居間人皆昔所  
僅有而今則所在成群皆由不歸四民之業故流蕩至此

九廿

大人言能見可之講書但自講一番而不能使其委曲入於  
童子之耳予因悟聖人言忠又必言恕蓋能盡心而不能推  
己其弊如此

戊午

正月  
初二

錢爾載來言邛近夫人品甚高但微嫌有曲循人情



處

二十周好生來出莊渠遺書相示內有予余子積書云朱子晚年定論近始見之似不計年之先後論之異同但合己意即收載之耳今亦無論其他如載答何叔京書所謂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放假是做工夫本領此正中年以前未定之論與中和舊說相同也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謂心之為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得惟存之久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々靈々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聞五峯之學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所謂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何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中和舊說論此尤詳其後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工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祭南軒文始所同齊而終所共棄其此類也夫大先生自其初年固以卓然有志聖學然未免為言語文字分却工夫至于中年以後方有一規模今日正當因先生已定之論而反証其未定者庶幾有所持循也觀此條莊渠之學頗正余在嘉定得莊渠遺書止有大學指歸等雜著並無奏擬書牘蓋止其後集好生所得乃其全也

八廿  
至楓經舟中看山曉閣明文選見曾異撰弗人送劉漢中教授廣信序云信州鵞湖古朱陸辨論同異處也自宏正以前則朱勝隆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而勝負各半說



得明白然曾意却是要調停於朱陸之間曾意又送林守一序云使司馬子長而與人交必不能成史記其意謂必目中無人獨往獨來然後其氣無礙而能著作此不成議論又我雪賀施存梅八十序十分回護謂昭代奄監之禍三為振為瑾為忠賢而忠賢為烈頌功德如莽迫帝后如操私人典兵室有藏甲如祿之南北軍文貞文定不能尼振文正文恪不能尼瑾如揚方沸之羹而欲澹洒之以仙掌之露勢所甚難為時計者獨有抽薪一法耳自寅秋膺簡命緹騎不復出詔獄之威亦稍殺止則以曲逆之沈思運仲弓之妙用委蛇調劑師既不言世亦不得盡知不然一跌而為蕃武再跌而為訓註往事可鑒又何幸焉噫存梅所處何時所居何位所行何事可以抽薪兩字塞責耶

九廿

會王天市携南懷仁所送坤輿圖說熙朝定案及戊午七政歷以歸盖因吉水有天主堂天市選吉水而南懷仁送之也會孫執升以史論一編二編見贈孫言金陵有諸生黃俞卨者其家有千頃齋最富於書明文選大抵皆從其家借得者余謂明文選何以遺呂涇野羅整菴孫云以其腐而遺之查此選理學之士遺者甚眾如胡敬齋魏莊渠少墟皆不與

初二月  
初三

閱明文選見倪鴻寶叙菴吳公墓誌云西漢循吏趙廣漢不及張敞張敞不及韓延壽韓延壽不及黃霸黃霸不及朱邑朱一茂矣然猶不及河南守吳公也史曰吳公不舉其名是不可名也又曰治平第一不詳其跡是不可跡也其庭不



必銘筭其袖不必記籍其野不必下神爵其道路不必有烏攫肉其生不必太傳封侯其死不必桐鄉之俎此最善用賓主法共閱倪鴻寶黃石齋文湛持陳明卿譚友夏章大力羅文止艾千子張受先文數十首惟千子宋史禮樂志論差為有用文字

初四閱金正希文嫌其多哀颯之氣張天如文頗精實而氣多滯有陳宏緒號石莊者文氣甚爽未詳其為何人陳卧子平內盜議頗佳

初六閱隆慶朝文田一雋羅念菴祠田記李維禎告信陵君祠文俱可人意于慎行與司寇立公論江陵事書最有關係文字初七閱馮琢菴寄山陰王相公書伍容菴上首輔書是有用之文

而陳眉公袁石公等書俱纖細無足取又馮琢菴文昌閣記云今祠家多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取斗四星圖繪其象而謂之魁指戴筐六星為縞衣素舄青童白馬而謂之文昌夫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而與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籥饗其牲牢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最足醒人

初九閱蔡復一續文獻通考序云春秋傳所記叔向子產往立談之間歷叙先王之典意其人不盡神識當必有掌故轉相傳習而今不可知矣說得最好

五十從貽孫借得唐荆川所編諸書儒語要其書凡十卷高景逸序云前六卷皆諸先生所自得語後四卷則辨析同異然前



六卷載周程張朱五先生上蔡龜山五峯南軒之語而終以象山慈湖白沙陽明之語如河津餘干不得與焉則去取未當也後四卷雜取先儒之言而不注明姓氏則條例未善也又有續語要六卷則係薛文清吳康齋陳剎夫章楓山胡敬齋曹月川蔡虛齋魏莊渠徐養齋尤西川呂涇野王心齋羅念菴羅近溪錢緒山王龍溪鄒東廓十七人之言宛陵黃一騰所纂輯也然遺羅整菴邵二泉亦不能無議徐養齋尤西川未詳其為何人 曹月川余未見其書今觀此編所載如云人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猶旦晝之必然安有死而復生為人生而復死為鬼往來不已而為輪迴哉其言卓然又此篇載其太極圖說述解序存疑錄序儒者宗統譜序家規輯畧

序則其書皆傳於世 尤西川大約是良知家然其言有甚精當者如云凡人向善之心而又使人怪者多是自己勝心浮氣有以致之且如講說事理或論文說書少有所見即思壓人或是挾知故問人言未畢即伸己意此等處雖善亦惡也又或被人規警不肯認過改悔委曲輾轉尋路出脫則是彼有愛我之心我反拒之以此交人：誰容乎必須虛心平氣謙己下人求益不求勝可也又云未悉人言而輒伸己意此學者同病却在未悉輒伸之間不在議論是非處又云後生於前賢及前輩語言有與我不合者尤須下氣抑心反覆詳味必不可從然後斷之尤須克去勝心勿以一言得失輕議前人苟同之與立異皆私心也更學何事又云正大光



明之士未免有以善服人之病又云風水家說壞人心術斷以大議禁而絕之可也六經四書不言風水苟于禮義有闕孔孟當詳說之矣又云我儒言統四德然四德亦各統仁隨時隨事立名非有偏全之異理一而已按幾亭學言第一卷內又云禮義智皆仁也言心也若以事則仁義智皆禮而已矣是故教人為國以禮也者三者之暢于四肢發于事業者也非禮則三者不可見亦無自行

六十 虞卿言孝山之行聘於張端士也張素奢孝山一以儒素之禮行之聘金田准正禮止四十八兩內外太禮各六兩柯儀止二兩不用座船不用鼓樂銀數雖少必開明於帖上不用含糊人皆怪之不知此有作用在非特要省費也

八十 至嘉興舟中閱程孟暘耦耕堂集纖細無可取

九十 於書坊買得雷禮大政記馮北海集霍渭厓集聞文宗內署有通外作弊者事發覺文宗震怒將新進童生刑訊而陸翼王亦被不韙之名羶途之不可近也可不惧哉

初三 書客來買得范文正韓魏公王龍溪集儀禮經傳前漢書又買楊復儀禮圖內缺旁通圖又兌得旧板伊洛淵源錄西洋天問畧

六十 往常熟舟中閱素菴野抄此書係吳人蔡士順字孝來輯專記天啟時事見方震孺孩未論挺擊東林事曰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己之調停而遂疑挺擊之奸化為烏有也又不當謂發奸者盡小人而遂掃蕩不



留種也東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奸險貪橫實繁有徒爾時不肯依附者自是剛腸男子然不當因不肖者而遂為竭澤之漁也又不當因親以及親因友以及友而更為瓜蔓之抱也此論最公平 侯震暘論沈灌葉向高疏曰向高近日舉動似委卸處多主張處少以求全為智以避謗為高夫惟首揆無屹立之手裁而後奸輔有播弄之行徑灌疏云臣居五臣後不能行意是灌又且歸責於向高向高直在無可推無可委之地何如毅然坦然任截然剖分票一事是曰是非曰非票一人可曰可否曰否此數語可以砥懦

十八 赴席館

十二 閱常熟志：修于嘉靖己亥平湖馮汝弼作縣時也查有明

一代人物當以吳訥為第一傳稱其非聖之書不讀文非閔于世教不為所註有小學集解北溪字義等書永樂時人其所著尊經閣記發明朱子：游祠記甚明朱子記中引隋書儒林傳序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及荀卿非十二子篇媮懦憚事無廉恥嗜飲食是子游氏之儒雖引之而不明言其所出得訥記而愈明訥云荀去子游幾二百載其時弟子鄉人或狃于習俗遂議及子游故朱子云：修志者邑人鄧穀其論水利甚妙曰常熟固吳水之壑也昔之人于其境縱之以為浦橫之以為涇為浜小大貫輸蒸佈而杼織得古溝洫之遺意今其迹具在而浦獨常廢而不治茲非潮沙之為害乎潮沙之日至人狎視之久則不可以有為矣至其不可為而委



之曰此非人事之必不至乃氣數之必至非也考之前代有挑江之營卒有浦口之置閘有圍田之厲禁有濬川之舟楫有水課之殿最所以為浦謀者悉矣今當浦之湮也則起大役以治之役已則為墮以奏績于朝以為自今水可以無暴不復為之後計非誤歟按志常熟入江入海之浦港有數十處大約與嘉定同 常熟又有周木字近仁亦務理學嘗議懿祖祧祭不宜與視朝時刻相連謂前禮甫畢後禮繼行雖有強力之容恐肅敬之心未免倦怠而不專乞免朝又嘗求朱子延平問答刻之而為之序

三廿 偶思不二過之境界其難處有二一則因循怠忽牽制過將復生一則雖有心改過而見識未到如因噎廢食矯枉過正

亦是貳過

八廿 卓先生以熊勿軒永五經訓解借看下層旁訓上層順叙看來未必是勿軒原本查序勿軒係慶源輔氏門人又有古微書華容人孫穀纂古識緯之書而自附以論解偶檢其一段頗好曰三墳以伏羲為燧人之子矣鄭元六藝論又謂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皇甫世紀云女媧氏亦風姓伏羲之妹也譙周古史考則云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伏羲次有三姓乃至女媧鄭元以大廷氏是神農之別號而譙周以神農炎帝非一人自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羅泌路史至以為軒轅之前別有軒轅而有巢之上更一有巢何上古之多茫冥也夫以帝王至貴而隱泯習汨猶若此而況



于後世一介里巷修名者其孰為表而傳之使聲施不朽哉  
初閏一月接吳整菴薦舉呈稿內有理學入程朱之室文章登韓柳  
之堂等語此非余所敢居然豈可不自勉耶

二初查唐書藝文志類書類有宣公脩舉文言二十卷蓋宣公應  
舉之底本也卷帖不若北堂書鈔藝文類聚之多必精而約  
惜不傳又查宰相世系表自續至宣公世次俱可考若賈若  
遜則係旁支

三初閱天原發微見雲峰胡氏云朱子嘗欲於方圓圖內取出方  
圖在外庶圓圖虛中以像太極今從之然愚意取出方圖固  
足以見太極之虛置一方圖于內尤足以見太極之虛而實  
而實又蔡季通問極星只在天中東西南北皆取正於極而

極星皆在上何也此段未知出何處以對按若依今西法論極星則可  
無疑矣

四初閱天原發微鮑寧辨正曰朱子易本義以陰陽之變解易字  
以陰陽之理名太極則太極為易之本明矣節齋蔡氏謂易  
乃太極之所自出又解易字作無極字則易反在太極之先  
矣豈不大乖乎節齋又云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  
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亦非朱子太極無不在之  
意而未知理氣本無先後也節齋又謂陰靜陽動靜者常偏  
居動者常去來與周子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之旨亦不同而  
天原發微皆承其謬而未之正辨正極有功于發微 偶思  
乾南坤北而交則應乾北坤南然後天方位乾西北坤西南



各退位居之者想是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怕處其盛之意

四十到嘉定

元祈叔帶抄本齊東野語此書係南宋周密字公

謹所著內有辨復覆伏三字音義一段甚好曰復覆伏三字音義相出入易于混亂今各疏于左復有三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字書訓以往來是也易卦之復毛詩復古復竟土語言可復也克己復禮皆是也易註云還語註猶覆與詩為恢復之復其義一也扶富切復又之復也字書訓以又是也書復歸於亳詩復會諸侯語復夢周公則不復也及復見復聞之類皆是也芳六切與覆同音者反復之復也易乾象贊反覆道也釋文芳六切本亦作覆是也覆亦有二音芳六切者反覆之覆也字書訓以反是也中庸頌者覆之註敗也與

易反覆道也之復音同義異敷救切者覆幬之覆也字書訓以蓋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傳君為三覆以待之是也伏亦有二音房六切者伏羲之伏也字書訓以伺也匿也隱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羲伏生赤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烏抱卵也莊子越鷄不能伏鵠卵及後漢大丈夫當雄飛安得雌伏是也前五行志元帝初年中丞相府史家雌鷄伏子顏云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辨焉

八十耆民陸公綦率其孫廷錕來執贄按字書錕字訓赤金余字之曰德純金貴其純德當同之也

九十始接薦舉命下之報見邛迺夫潘次耕同在舉中此可喜也  
二十會徐果亭徐言學問不在多積書然書多可以備查考書亦



不必皆宋板然宋板可以資校對 諸同人設酌於張瑾家  
朱元度時圮受黃挺等十二人各舉所疑以質問然溫故知  
新之學余固不能無愧也 黃挺以容齋隨筆贈

五出関舟中閱容齋隨筆有一條云唐人呼縣令為明府丞為  
贊府尉為少府李太白集有饒陽曲王贊公賈少公序贊公  
少公之語益奇愚以容齋言推之則今人稱明公亦由明府  
之稱而推廣之耳 韋蘇州送楊開府詩自序其少年不羈  
之事高適亦少落魄年五十始為詩人之不可量如此唐史  
不為韋蘇州立傳此不可解 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箏夜  
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白頭雪彈到天明亦任君格是  
猶言已是也味此詩可見人情 唐時禮部試進士許挾書

策宋時御試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其不苛求人  
如此 寧馨阿堵晉宋間人語坐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  
云舉阿堵物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媪生寧馨兒今遂以阿  
堵為錢寧馨兒為佳兒殊不然也 舊唐書謂韓退之時有  
恃才肆意亦戾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謂羅池神而  
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辨又  
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純繆者撰順宗實錄  
煩簡不當頗為當代所非按此斥韓文之失亦是而并及諱  
辨則過矣 唐穆宗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百  
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叅賀宰相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  
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起於明皇令天下宴集



休假三日肅宗亦然代德順三宗皆不置節名及文宗以後始置宴如初則受賀一事蓋自長慶年至今用之也 唐書世表皆承用逐家譜牒故多有繆誤內沈氏者最可笑金天氏之裔沈如蓐黃之沈封于汾州晉滅之春秋之沈封于汝南蔡滅之顧合而為一 漢武帝末年盜賊滋起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時群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徐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擒討為効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惟以殺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此二事均為治盜而武帝

之嚴不若光武之寬 漢光武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天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唐太宗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耶二帝灼知封禪之非形諸詔告而終于清惑 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漏而可笑者莫如博古圖 閱隨筆十一條

七十

過丹陽 隨筆言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為尊雖于美有激而云然要為失言 釋氏以正五九月為三長月故奉佛者皆茹素其說云天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臨南瞻部州故當食素以徼福俗謂之惡日士大夫赴官者輒



避之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為  
重觀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可見 唐人歌詩其於先  
世或當時事直辭咏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  
知者皆反覆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如白樂天長恨歌  
元微之連昌宮詞杜子美兵車行前後出塞新安吏石壕吏  
潼關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  
行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唐人論隋惡者莫過于柳宗元曰  
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垓以為爐爨以毒燎煽以虐熖沸  
湧灼爛號呼騰蹈 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為臺故稱禁城為  
臺城官軍為臺軍使者為臺使卿士為臺官今人指建康為  
臺城則非也 漢武建元二年詔舉賢良方正是時對者百

餘人帝獨善莊助擢為中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復詔舉  
賢良于是董仲舒等出為資治通鑑書仲舒所對為建元按  
策問云朕親耕云云對策陰陽錯謬云云非必即位之始年  
也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呼為務非也許叔仲在東漢  
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  
今文不同 秦王猛伐燕圍鄴苻堅自長安赴之至安陽猛  
潛謁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  
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為名臣竊少之 建除十二辰史  
漢歷書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家以為言不吉一句惟  
淮南鴻烈解天文訓云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午為  
定未為執午為破酉為危戌為成亥為收子為開丑為閉今



官歷每月逢建平破收日皆不用 歌詩謂之監者如吟行  
曲引之類云 左傳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為國者賞不僭  
云：本于大禹謨罪疑惟輕也四句也叔向詒子產書曰先  
王議事以制云：本于呂刑維良折獄折民惟刑也旨意同  
而經傳煩簡不同矣 晁以道著易規云世儒論易所謂應  
所謂位所謂承乘所謂主皆非是言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  
變通之類非一未嘗及初應四二應五三應六也以陽居陽  
以陰居陰為得位得位者吉以陰居陽以陽居陰為失位失  
位者凶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  
四俱不善乎既為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之或不  
通則又為乘承之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乘柔則

吉陰乘剛則凶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論中正如六二  
九五為中且正則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  
中乎卦各有主而一概主之于五亦非也

隨筆廿二卷摘十  
四條

容齋疑周禮所作謂漢書儒林傳盡載諸經專門師授此獨  
無傳至王莽時歆為國師始建立此則疑之太過

登岸 隋筆言熙寧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于是學  
者不復習為應用之文紹聖三年始立宏辭科除詔誥制勅  
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銘序記諭誡九九種以四題  
作兩場引試惟進士得與而專用國朝及時事為題每取不  
得過五人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詔內二篇以  
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得過三人紹興三年工部侍



卽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一科遂增為十二體曰制曰  
誥曰詔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  
三場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而許御大夫之任子亦就試為  
博學宏詞科所取不得過五人任子中選者賜進士第雖用  
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也 六經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  
則有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為佑在易為祐在  
在詩為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為惟在詩為維在易為唯左  
左傳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禮之灋賦薨蠡齋臠獻栗蚪綢  
纂等字他經皆不然 温州鴈蕩山前世人所不見故謝靈  
運為太守未嘗遊歷因真宗時昭應宮採木深入窮山此境  
始露於外 今人云碌字本出老子云不欲碌如玉落

落如石孫偁唐韻引此句及王弼別本以為碌然又為錄  
：碌：鹿：陸：碌凡七字史記毛遂云公等錄：因人成  
事唐韻以為碌：漢書蕭何傳贊云錄：未有奇節顏師古  
註錄：猶鹿：言在几席之中也馬援傳今更共陸：莊子  
漁父篇祿：而受變於俗後生或不盡知 書字有俗體不  
可復改者如沖涼況減決五字悉以水為：雖士人札翰亦  
然玉篇正收拾於水部中而：部之末亦存之而皆注曰俗  
乃知由來久矣 婦人呼夫之兄為伯于書無所載爾雅曰  
夫之兄為兄公玉篇妘字音鍾注云夫之兄也 史記衡山  
王傳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漢書傳云日夜縱更王謀反事  
如淳曰史讀曰勇縱更猶言勉強也顏師古曰縱音子勇反



縱史謂獎勸也楊雄方言云德憑勸也音與上同 今世俗  
浮薄少年或身為卑官而妄稱宰相執政貴人之字皆大不  
識事分者

九十自驟子行起程行六十里至大儀集地屬江都因驟轎內震  
撼不寧至店體倦靜坐不觀書卓先生言在驟轎且懸空坐  
不宜倚靠及睡

四初一月行四十五里至廬龍打尖地屬天長又行十五里至天長  
縣又二十五里至石梁橋亦屬天長轎中如卓先生言果不  
倦 隨筆言唐世科舉之柄專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  
朋之厚者為之助陸宣公權德輿皆然見昌黎與祠部陸負  
外書及答劉正夫書 賈誼過秦論中帶他兒良王廖漢書

注家皆無所釋不知其何國人獨呂氏春秋云王廖貴先兒  
良貴後僅見二人之名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于天下未  
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  
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此外趙康靖  
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

二初行六十里至新鋪打尖又三十五里至義井地屬盱眙土人  
讀為吁貽 隨筆言南北語音之異至于不能相通故器物  
花木之類雖人所常用固有不識者如毛鄭釋詩以梅為柟  
竹為王芻萋為翹之草是矣顏師古注漢書亦然淮南王  
諫武帝伐越書曰輿轎而踰嶺服虔曰轎音橋項昭曰音旗  
廟反師古曰以服音為是然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 柳



子厚復溫夫書曰三辱生書：皆逾千言抵吾必曰周孔周  
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生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  
今而去吾道連而謁于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顯人為文詞  
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 刑統衛禁律云不應度  
闕而給過所若冒名請過所而度者漢文帝十二年除闕無  
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  
入闕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過所二字讀者多不曉 六書  
自許叔重說文蔡伯喈石經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畧  
者著字林五篇以補之唐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  
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而考功禮部課試貢舉許  
以所集習為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今之世不復詳考韓子曰

凡為文辭宜畧識字

三初行二十五里至盱眙縣：在山頂上此地即義帝故都或云  
其縣治即義帝殿也與泗州只隔一淮過淮即泗州泗州舊  
有浮橋今移于臨淮泗州因此得免于兵馬之往來泗州北  
有頭鋪河蓋即淮河也淮至泗即分二過泗復合故自盱眙  
山上望之泗州只如水中一洲頭鋪河甚濶過頭鋪河行二  
十里至管公店又二十里宿包家集地皆屬泗州土人云祖  
陵在泗州西北二十里 舊唐書云房喬字元齡新唐書別  
傳房元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元齡字喬松三者不同

四初行五十里至馮家窪此地相近有苗家集本應至被打尖因  
有水故移於此地俱屬泗州又三十五里至青陽係大鎮亦



屬泗州 隨筆言自崇寧以來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  
至於修文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經學痛沮詩賦耳于是庠序  
之間以詩為諱政和後稍復為之 東坡行香子小詞曰清  
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嘆  
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樂盡天  
真不如歸去作个閒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浮雲 三代而  
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將皆命卿然此特將帥耳至有若  
樊遲皆親卒伍之事見于左傳 山南為陽水北為陽穀梁  
傳之語也 董晉為宣武節度使以單車入逆城後容安定  
唐史猶譏其懦弛苟安殆不然也是時朝議以晉柔仁多可  
恐不能集事用汝州刺史陸長源為行軍司馬以佐之長源  
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  
遂安 曹操自擊烏桓諸將皆諫既破敵而還悉厚賞之曰  
孤前行乘危以僥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  
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五初

行六十里至歸仁集地屬宿遷此地北首即歸仁堤橫馬堤  
之南北皆水人云黃河尚在堤北六十里黃河滙上有遙堤  
遙堤決則黃水直至歸仁歸仁堤自此起東至白洋河長五  
十餘里近因黃河自孫家堂決故此地得免水患 隨筆言  
東坡作蓋公堂記自時熙寧中公在密州為此說者以諷王  
安石新法也 漢武帝田蚡公孫宏皆得罪于公論而實有  
大功於名教田蚡斥黃老刑名百家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



公孫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武帝表章六經二人實有力  
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  
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  
有魯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左氏微鐸氏微三曰通  
如班固白虎通應邵風俗通劉知幾史通又如鄭康成作毛  
詩箋申明傳義他書無用此字者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  
見自古食蔗者始為蔗漿宋玉招魂所謂脯鱉包羔有柘漿  
是也其後為蔗飴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處取交州獻甘蔗  
飴是也後又為石蜜南中八郡志曰窄甘蔗汁曝成飴謂之  
石蜜是也後又為蔗酒唐赤工國用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  
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

榨潘如其劑色味愈于西域遠甚然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技  
盡于此不言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歷世詩人亦無一章一  
句言之惟東坡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寶云涪江與中  
冷共此一杯水：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黃魯直亦有答梓  
州長老寄糖霜頌則糖霜見于文字者實始二公 禮部韻  
略所分字有絕不近人情者如東之於冬清之與青至于隔  
韻不通用而為四聲切韻之學者必強立說然終為非是如  
撰字至列于上去三韻中仍義訓不一又靜之與靚其義一  
也而以靜為上聲靚為去聲按漢書賈誼服賦澹乎若深淵  
之靚師古注靚與靜同史記正作靜楊雄甘泉賦暗靚深注  
靚即靜字耳今析入兩音殊為非理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



于江心鑄鏡以進故東坡詩云講餘交翟轉迴廊始覺深宮  
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監興亡

六初天雨不行

七初北過小橋至堤上隨上船過一小河掌鞭云水盛時此地皆  
水不可行須從白洋河渡行數里復過一河又行數里至埠  
子打尖地屬宿遷 土人云此地西至睢寧八十里至徐州  
二百八十里

八初行十餘里渡黃河渡處地名孫家堂黃河新決口所在也又  
沿河西行二十里至宿遷一路見河多迂淺將來可慮必又  
在孫家堂以西又六十里至峒崕 因思平日于孔子得之  
不得有命句頗有得力處自今思之朱子命不足道一句尤

不可不時佩服 卓先生言今徐州河道吳煒戊子舉人

曾管南河駐高郵留心河務有河工條議

又南河另有誌板  
在高郵工部衙門

九初行六十里至紅花埠因思高唐以來詩文好用截前歇後語  
歇後如貽厥刑予之類截前如王摩詰詩云朱門先達笑彈  
冠截去貢禹單用彈冠二字張文潛詩云眼前螭魅何曾禦  
尚愧無功作逐臣截去檣杪居四裔句單用禦魑魅字今未  
曾見其出處者不知其為何語三代秦漢之文無此法

十初至郟城北十里舖宿李家莊共行一百二十里李家莊地畝  
屬郟地其丁屋則屬沂州故俗云脚踏郟城頭頂沂州沂州  
地西接滕嶧東鄰海州沐陽土人讀沐為沐浴之沐讀擇為  
愈



一過沂河行四十五里至沂州又二十里過鶯庄河又五里至  
鶯庄又二十里至伴城土人讀鶯若河鶯庄河即沂河蓋沂  
自州之西北灣至州之東南故兩次渡沂云

二十行四十五里至青駝寺又四十五里至塚庄

屬沂水

見主人家

織繭機其制比我鄉布機甚短以兩手度之尚不及寸許轆  
中反覆思吾道章因作文一篇云聖心渾然一理之妙即下  
學之心而純之者也蓋道以一貫為至而一貫之心不過忠  
恕之熟焉者耳孰謂聖賢授受有外于下學哉今夫聖門之  
學未有不該本末兼體用者也靜焉而戒慎恐懼動焉而誠  
意正心由是達之天下莫不各得其所自始學以至成德皆  
是道也大賢如曾子宜其聞之素矣乃一日者夫子若鄭重

以傳之曰參乎參知吾道之至博而未知吾道之至約也參  
知以隨事精察者求吾道於博而未知就隨事精察者求吾  
道於約也吾道貫萬事而所以貫乎萬事者非他一焉耳吾  
道貫萬物而所以貫乎萬物者非他一焉耳而曾子即應之  
速而無疑若前此猶為無本之學而至此始知有本也若前  
此猶為無體之學而至此始知有體也宜乎門人共疑之哉  
將謂以戒慎恐懼者為一乎此固參平日所持於靜者也將  
謂以誠意正心者為一乎此固參平日所持於動者也由尊  
德性而道問學非特參聞之吾徒共聞之矣而茲所謂一者  
何謂也由明德而新民非但參習之我徒共習之矣而茲所  
謂一者何謂也曾子曰此非有外吾平日所謂本也但吾日



從事本而推之不能無滯則其本猶未全也一則真能立其  
本矣此非有外吾平日所謂體也但吾日後事于體而施之  
不能無病則其體猶有缺也一則真能植其體矣是夫子之  
一即學者之忠有安勉而無異同也夫子之一以貫即學者  
之忠以行恕安勉殊而由體達用由本及末未嘗殊也學者  
誠通乎忠恕之旨則所以為下學者不可不盡其功通乎一  
貫之旨則所以為上達者不可不造其極要之惟下學乃可  
上達則忠恕要矣

二十行六十里至蒙陰又四十五里至新泰 閱三代兵制思今  
日八旗之制頗有兵農合一之意但古者以北閭族黨州鄉  
而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今則以伍兩卒旅師軍而易其

北閭族黨州鄉之名以其不能無異

四十行二十里至新泰縣又六十里至羊流地亦屬新泰 思天  
下事之名存實亡者莫如衛軍之用以運糧民壯之用以供  
差遣全非當年設立之意

五行六十里至崔家莊此地南即徂徠山出崔家莊即望見泰  
山又四十里至泰安州之人云州北去濟南府一百八十里  
西南後寧陽縣至兗州府亦一百八十里至曲阜一百五十  
里 凡見衍聖公必投門生刺稱老師不必介紹皆可見

六行三十里至新庄又三十里至長城舖此地屬長清縣有姜  
女廟之有碑辨姜女為杞梁妻俗傳秦始皇築長城時者誤  
也又四十里至張夏店



七十行六十里至杜家廟地屬長清卓易菴言少年時曾見前輩李虛舟教其平居書室內寫字用青布帷蔽於前勿對日光則壯而目不眩蓋所以養目力也余向見卓畏日光疑其精於雙鉤書法過用目力而至此不知其能養也 又二十里至齊河縣又二十里宿晏城

八十行五十里至禹城北十里望又三十里至黎吉寨二十里至平原南二十里舖同行驟有病且垂斃者掌鞭不知痛捶之驟即斃民力且竭而上不知何以異此欲作禹城驟以誌之未成

九十行二十里至平原縣又三十里至曲路店又二十里至黃河涯又三十里至德州過衛河又二十里宿留智廟

十二行四十里至景州又三十里至漫河二十里至阜城縣考地圖景州即古廣州薰仲舒鄉也

一十行四十里至富庄驛又三十里至單家橋又十二里至獻縣三十里至商家林

二十行五十里至河間北二十里舖二十里至新中驛十里至石門二十里至任丘縣

三十行四十里至莫州十七里至趙堡口又十三里至雄縣四十里至白溝河

四十行三十里至新城縣三十里至三家店又三十里至涿州

五十行三十里至琉璃河又十五里至寶店三里至宏恩寺又二十三里至良鄉會李彰城見其官舍無事較之江南煩劇之地



不啻宵縣糧止有一千餘連定州撥補亦不及四千驛站錢糧有一萬三千餘一應交接皆資於此但苦於上臺給發之遲每先借債以應辦驛中諸務各有經營之人不甚費心有尊官過往則在城外一接不必遠自筆帖式以下則并不必迎接也近來驛中應付者止苦撥於馬此專為緊急軍務而設限一個時辰行一百里故倒斃為多如良鄉每歲止許用開銷馬二百匹而撥子馬倒者固不止此數也其餘惟頒詔典試則用驛馬應付有限即督撫奏章近來亦祇許鋪遞不許用承差馳驛北缺止怕外人然近例不許旗下人在地方拿人必稟地方官然後許拿亦少失察之患

六廿行二十五里至長新店五里至蘆溝橋三十里進彰義門至

### 席文夏寓

八廿候陳夫子述魏環老言薦舉時再四躊躇欲并及余恐未必能詩而止又言少詹王澤弘為予搯腕

十三葉訥菴聞予至先來拜候先達中能誠心下士如此亦僅見也 閱性理諸詩却遺朱子鷺湖一作未詳何故

五月初一借得卓易菴諱永錫淮海水利畧係高郵王鐵山子王明德

字亮士所著前所云吳煒河工條議即本於此亮士之論條晰最為明白

二初候張夫子 會柯寓匏厚重不佻佳子弟也言晚村有書來

惟恐薦舉之及張夫子奉：有意於學問亦深以姚江之學為非

四初謁薦主 文夏言綏冠紀畧刻於無錫者係他人改本文夏



家有原本

七初赴葉訥菴酌訥老問珍示與慕撫軍交能不竭人之歡乎以一問可以知珍示之為人矣又述朝廷好學仁厚一日講孟子問性無善無不善章問註中蘇氏胡氏之說如何退謂左右曰吾甚悔此問倘講官不能對豈不使其內愧乎外間所傳喜問瑣碎之事皆妄也訥老諄諄以躬行為重論學不以陽明為不是出衛爾錫潛齋寤言相示衛亦微向陽明者寤言相示中云立大志審幾微踏實地又云初學不制俗情無以見至情然至情未能發動終擺脫俗情不來故致曲集義皆因其所發而擴充之使有火然泉達之勢又云學者未能中行寧為狂狷未可與權先求有立未能溫良恭儉讓先為

剛毅木訥此皆名言

訥老言講筵須識京中話如萬物二

字必讀作患戶

十會義山言丁巳北闈房考王錫韓一人守正王係訥菴門生

然必不肯中訥菴之子曰此非所以報老師也其言卓然

十見張爾公四書大全辨大約好因史以証經以其所長而多

翻朱註非純正之書也此之見聖編則較斂然才又不如內

引陳幾亭則稱嘉善陳氏引譚梁生顧麟士則稱或曰寓

匏來言近日詞林尋閱史約書

十讀太極圖說註深有味乎繼之者善一繼字繼之即所謂萬

物資始也不言始而言繼蓋陰陽無始也此等處朱子發得

真是十分明白



二十 見副憲金鉉疏論澄清之源當自督撫始曰督撫果清廉也  
叅一人而人々改絃易轍若督撫未清廉也叅一人而人々  
皆爭賄以厚餽究竟貪者歸於漏網仍取之於民是不叅貪  
官而民懼叅貪官而民益惧最為懇切又疏內論縣令捐納  
亦婉而直曰知縣為親民之官但居是官者多係筮仕之人  
雖科甲出身自負卓犖而或迂濶不近世情書生未諳禁例  
者有之即筆帖式官學生監生題授之官其中原有在部院  
等衙門歷練日久者亦有少年從未涉歷政事者至于捐納  
知縣一途急公砥行遠大為期者或多而射利營私志趣卑  
下者恐亦不少况以用兵不得已而開事例原以衛民其中  
有害民者相與姑容是因衛民而反滋民害既難別於未用  
之先自當慎於既用之後

七十 見楊光先不得已書其駁西法曰西法二百五十里而差一  
度是三百六十度共差九萬里止矣而若望疏云臣自大西  
洋八萬里航海來京其輿地圖則又云大西洋起午宮第十  
一度東行歷己辰卯寅至中夏止丑宮一百七十度共計一  
百六十度以每度差二百五十里積之正該四萬里何云八  
萬里 此條駁不倒傅掌雷明書云西洋非一國計其里有  
八萬里九萬亦有近十萬者皆以海程計勢迂迴若有陸路  
可通不過五萬餘里

七十 魏環老來候數日前武園托子瞻來云晤環老問及余武園  
述余意以避嫌不敢即來見魏云然則我當先往



三始見魏環老一見如舊相識言及丙辰冬推閩臬之時皇  
上問嘉定無錫兩縣俱好朝議方推而叅疏夕至矣環老言  
及尚怒形於色但自謝至誠不足以感動上臺無怪也

初會孟端士言近日纂皇輿表其簡帖此一統志尤多

二初赴魏環老酌津：海內循良極口海寧許三禮益都王綜臨  
淄舊任邵嗣堯但邵性略急又贊閩中李光地之忠義學問  
時坐有新選泉州通判段炳然欲作詩寄之好賢之懷真不  
可及又極贊新推閩臬于成龍同席者寧波董允瑄山東已  
丑詞林唐夢賚 前葉訥老請帖雖云五簋實則倍之魏則  
真用五簋酒卮皆密器儉朴之風可師也

四初看杜詩五言古別張十三建封作內用居諸二字此時文不  
通之病古人亦犯之

五初赴武園酌朱喬三爰自孝感來同席言新推閩臬于成龍之  
在楚也廉能著稱其子自家來謁不許入見地方多盜募得  
其渠魁收為家丁厚待之使之緝盜既而盡得群盜并所收  
之人殺之蓋亦不能無偏云

七初閱大全養心莫善章見黃勉齋一條云孟子嘗言求放心矣  
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于操舍而  
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  
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  
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  
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為莫善於寡慾也雖然寡欲固善



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克治之功哉故格  
物致知又所以為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愚因想  
及求放心章雙峰述勉齋之說曰此章首言人心是言仁乃  
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  
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克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  
者非有他也末過求我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  
个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依後一條則似寡欲即在  
求放心之內依前一條則似寡欲又在求放心之外二條不  
同然其實一也寡欲即在求放心內孟子於養心章則又抽  
出言之耳即如操存章程子曰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亦  
是抽出一敬言之

<sup>初</sup>看大全辨見其於朱子分析處必強辨其合如大學三綱領  
至善在明新外朱子或問云慮其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  
粗克而有不盡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有不盡不可謂之克  
有不純便不可謂之復粗克粗復之說似是而非八條目正  
修在誠意外朱子小註云在官街上差了路其說精矣而必  
辨之曰信如朱子所云則是誠意尚多缺陷幸有正修兩段  
可以補其不足果爾則子思孟子之言誠身而不及正修其  
差錯寧有已乎正修兩傳雖屬身心工夫仍在誠意噫是未  
知朱子所謂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  
其大而無餘也

<sup>十</sup>看中庸喜怒哀樂即或問見朱子謂龜山其慟其喜中固自



若之說雜於佛老恍然見聖賢應事之心與異端不同異端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聖賢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則是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皆可謂之無心而誠偽之相去天淵

九講勇而無禮果敢而窒想勇而無禮是輕浮一流果敢而窒是執拗一流勇與剛之分亦如此 看讀書錄見文清云知宗如博文禮卑如約禮又云道問學是知宗尊德性是禮卑覺中庸論語得此豁然

十二閱陸桴亭分野圖一行所謂自南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為山河上流自北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為山河下流歟嘗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東

井處百川上流故鷄首為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星紀居河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為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為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為析木此等處甚明至謂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於天稷之下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此不可解雲漢在天本有定位似每日有升降不知何故謂升降因月而異 此升降似以隱見言 又桴亭性善圖說大旨謂人性之善正要在氣質上看此只說得朱子不離氣質一邊而畧了不雜氣質一邊此圖甚不必作至論高頌大旨而深取高子無聲無臭即至善也一語謂陽明以善為有聲臭故說無善無惡豈知善固無聲無臭者乎不知高子此語亦



未是謂善無聲無臭是知無極而未知太極也知沖漠無朕而未知萬象森然已備也雖若係異乎陽明之說而實與陽明之說同歸也

一十 閱椽亭月道圖說始知洪範註所云月立春之分從青道者言月行太陽立春之分之道則謂之青道非謂立春之分之時而月行青道也月行九道十有九歲而一周非一歲而歷九道也一千六百九十八日有奇而行一道非一季而即能遍一道也椽亭此圖大有功于學者看讀書錄文清論養氣章云知言者盡性知性物格知至之功又在持志之先理明則能持志集義而又無忘無助長則浩然之氣自生矣余向疑知言持志是一項事歷觀諸講章無有說得明白者得此

豁然又曰主敬可以持志少欲可以養氣此又補本章所未及

二十 查舊所抄圖書編內有云月上弦於東井下弦於牽牛上弦于牽牛下弦於東井又邵子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前數語大抵即椽亭所云以交初所臨而言也若邵子數言則却似月一年而歷南北與十九歲而徧九道之說似不同疑月一歲之內雖夏南東北至於極南極北則必十九歲而一週也未知是否 九月初四再看確似如此

三十 會寓匏借張幹臣所刻困知記其首二卷余所未見者幹臣序云始也以儒而托於禪既也以禪之實篡儒復以儒之名



攻禪有崇正學之稱而已非正學有闢異端之論而有趨異  
端此數語曲盡嘉隆以來講學之弊 寓匏問春秋春王正  
月當主何說余云當折衷於程朱是周正非夏正余問寓匏  
晚村主何說對曰未有定解嘗云當以歷法推之余謂歷法  
亦未可據古歷多差歸而思之古歷多差一語誠然但說得  
未詳如古未立歲差之法或至差遠方始修改又閏法亦未  
精有再失閏隔歲年而補閏者安可以後世之歷法而定春  
秋之歲月哉如此說方見歷法未足據若但云古歷多差則  
所差不過一二日耳豈有差至一兩月而不可據耶 閱左  
傳文元年閏三月既刪此己未七月廿八見司馬溫公通鑑  
目錄云太初歷未改以前閏月皆在歲末則知古之閏原無

一定之例

九廿 答左襄南言及寧紹間學大抵皆宗山陰襄南極言仇滄柱  
之非講舉業則宗朱講學則從黎洲山陰之學分作兩截此  
心便不可對聖賢襄南寧人不惑於山陰一派可敬也 陳  
介眉來會介眉為庶常三年常館於田蕪三家亦可見其自  
好矣 於談字上寓借讀律珮觿一書亦有用之書也

四初 較對因知記見整菴論薛文清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云  
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  
乃所謂理也若云一有一無則非理氣無縫隙之論矣此一  
段說得最好與整菴別處論理氣不同余前疑文清之言未  
融得此豁然



五初 偶讀杜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亦身輕竊思農工商賈是其本業不可謂之俗物有身列士林而心競錐刀言之津有味者其真俗物也與

八初 看報見太常卿朱裴請行朝議之法欲會九卿科道於天安門外將所共見共聞真是真非者舉劾數人歲行一次此與田六善請差巡方皆是為督撫之權太重而言雖非本論然救時之法似亦不可不行其一 次日又見朱一疏論祀典請復孔子王號請將本朝文臣及始制清字之臣從祀文廟殊可笑 談亭上述姚大司寇之在部遇大獄意與滿人不合姚只默不言滿人問之則曰公等所論甚善但人命至重不可輕易宜再斟酌先含糊一番滿人固問然後徐發已之

所見所以滿人多服之此可為處異己之法

十一 孫愷士自高麗歸來候問其路言自遼陽至鳳皇城是高麗舊界今則以鴨綠江為界過鴨綠江南行二十四日至其國都約來當與淮陽相對矣蓋高麗之國跨在海外處中國之東三面距海唯北則與遼陽相接其國最南之境離日本海面不過二百里此行也 皇上命使臣訪求其國書籍得詩文集二十餘部以歸其國學者五經四書皆遵大全永樂時所頒賜亦有溫公通鑑孫監生係明登萊巡撫孫元化之孫館於耿額鮒耿進其詩于上遂命與使臣同往高麗亦奇遇也

十四 邵靜山來言朝廷喜察邇言余謂邇言不過淺近之言原非左右近習掩昧之言之謂人主聽言自當于光明正大中擇



其可否不然則殘說殄行即借我之察以進矣

五十與靜山借容城孫奇逢

字鍾元

理學宗傳一書其書混朱陸陽

明而一之蓋未知考正晚年定論也但慈湖龍溪近溪海門則列在補未卷補遺之中蓋未知其非矣 靜山言張幹臣教門人直言其失曰吾有過切磋在子：有過是吾職任也與熊敬修最厚然常直言其差處 皇上命賦詩對以不能詩命寫字對以不習字勸 皇上留心大學問見門人算命必非之曰子欲預知未來之貧賤富貴何用

二十

理學宗傳章本清心性說曰心學傳自虞廷雖曰觀諸孩提之愛敬則人生之初其心本無不善觀之行道乞人不受噉蹴雖皓亡之後本心猶有未盡泯者不知此乃聖賢多方引

誘或指點於未喪之前或指點於既喪之後無非欲人自喪識其本心以自存也不然人莫不為孩提也曾有漸長不為物引習移者乎乞人不受噉蹴曾有永保此心而勿喪者乎譬之穀種不種不生譬之真金不淘不淨近之論心學者如之何競之指眾人見在之心即與聖人同也其說甚正然觀其意却是以心為主而以理從之不是以理為主而以心從之 又見錢緒山論師門虛寂之旨曰變動周流虛以適變無思無為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自聖學衰而微言絕學者執于典要泥于思為變通感通之旨遂亡彼佛氏者乘其衰而入即我儒之精髓用之以主持世教為我儒者僅：自守徒欲以虛聲拒之不足以服其心言及虛寂反從而避忌之



不知此原是家常茶飯淪落失傳以至此耳此其援儒入墨  
推墨附儒可謂巧矣又論無善無惡曰目無色故能盡天下  
之色耳無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  
善直是放言無忌愚思王氏語高弟語言流傳者宜做陽明  
要書例摘而辨之庶使後世不再惑也

六廿  
閱性理朱子論讀書法曰書只貴讀縱熟看過心裡思量過  
也不如讀之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  
有滋味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祇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  
之功也又曰讀書之法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愚聞此不  
覺爽然向來正病在思之功多而讀之功少所以學問不能  
長進何可不自勵 象山云六經皆我註脚率天下之人而

禍六經者必此言也夫此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

逆志也 學者不知正學而輕於信人如理學宗傳所載賀

克恭之於白沙南元善徐珊等之於陽明此正朱子所謂篤

志而不好學則所信非其正者也 南元善字大吉渭南人陽明座師聞講學遂列弟子

列徐珊師陽明舉鄉試癸未南宮以心學為問陰以闢陽明  
珊讀策問嘆曰吾烏能昧吾知以倖時好耶不對而出聞者  
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魏良弼等  
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克恭刻白沙像懸于室

初八月  
二 講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覺此章易為良知家所借蓋鑿

與不鑿其便在毫釐之間非居敬窮理未易明白 閱念臺

學言見其以靜亦靜動亦靜講周子主靜二字據朱子太極

圖解則主靜二字全不是此意此乃是朱子定性書之意似

不當牽而一之 左襄南以黃太冲文五篇借閱內有沈清



溪墓誌言心性之辨亦明大約是羅整菴痛言象山陽明之  
後如高景逸劉念臺皆不敢復指心為性但心性之辨雖明  
亦不過謂心為氣而性為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即心云尔  
其欲專守夫心以籠罩夫理則一也特陽明則視理在心外  
高劉則視理在心內高則以靜坐為主劉則以慎獨為主而  
謂無動無靜高則似周子主靜之說劉則似程子定性之說  
及朱子中和初說而皆失其真

<sup>七初</sup>江右同年賀世封來會自言出門時對其子曰汝勿望我為  
官携金歸與汝但勿以賍累汝足矣其言斬釘截鐵足誠君  
子也在京吏科李宗孔延之訓子：頗不率教即辭之亦人  
所難

<sup>八初</sup>看念臺學言見其論升沉得失之際不能徹底澄清一日乘  
間又竊發因思克伐怨欲不行不但是不行到外面叫不得  
仁就使連念頭都禁住了而其根尚潜伏如程子之見獵畢  
竟有時而發亦叫未得仁無陽明病瘡之喻正是此意中庸  
所謂無所偏倚是無纖毫病根潜伏也既又思之朱子言心  
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又曰未發之前氣不  
用事若與此不同何故曰朱子所言是就無病之人說無病  
之人只怕得發時走作若有病根潜伏則當其未發便叫不  
得無偏倚

<sup>九初</sup>方太翁來會言榮陽署中北望太行甚近及至榮澤渡河太  
行尚離河濱甚遠嵩山在榮陽西南古之榮陽郡甚大今之



崇陽縣乃古崇陽之一隅也 嵩來將學部通辨刻成此舉  
最為有益曹月川集崇陽署已有

四十閱張江陵集見其與莊簡公論禪蓋此公亦漸染于此與他人論禪者不一畧不知其為異端也 江陵答大同巡撫賈春宇曰俺答既死彼中無主爭王爭印必有一番擾亂在我惟當沉幾處靜以俟其自定有來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皆以孟嘗君為親已然後視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強為主持致滋仇怨也此純是戰國機械以程朱處此當如何曰程朱亦不強為主持但其來控則以至誠告之曰朝廷無成心但尔眾共推服能效順者共立之 江陵請開經筵疏有聖功已密而益密聖德日新而又新之語因思大學曰又日新

孟子曰又從而振德之此兩又字最有味凡為學教人俱不可不知此又字 江陵于萬歷三年請飭學政疏內一款云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必又別標門戶聚黨空談又一款云國家明經取士說書者以宋儒傳註為宗行文者以典實純正為尚今後務將頒降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鑑綱目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及當代誥律典制等書課令生員誦習講解俾其通曉古今適於世用其有剽竊異端邪說炫竒立異者文雖工勿錄試題亦要明白正大不得割裂文義以傷雅道然立法雖正而江陵亦不免于禪豈非所令反所好乎



一廿 看復卦咸卦見朱子於復卦象注曰安靜以養微陽也於咸卦初爻注曰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復之安靜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以養之咸之宜靜是言當動之際宜靜以審之皆是周子主靜中意而周子之主靜則又不止於此也

三廿 閱咸有一德蔡註恍然有悟予向疑一貫之旨孔門自曾子而外不輕以示人而伊尹輒以告太甲曰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得毋疑其躡等無序乎細玩無自廣以狹人之註然後知其用功之要全在乎此而所謂協于克一者乃是教以立志必期志乎此而非其下工夫也蔡註體會及此可謂精矣夫子告哀公曰所以行之者一亦是此意而必繼之曰凡事

豫則立又繼之以擇善固執皆是下手工夫 看王允美望太湖詩云青天不道向外生白日如從此間沒此二句雖是形容太湖之寥廓然亦可見人之見識易局於一隅若不從太湖之外看而只就太湖中看則幾疑天日只在太湖邊上矣

六廿 到欽天監會邱武峯談歷邱言西法不能出古法之範圍而多改頭換面以自異如歲差消長之法西法不能異于古也而將宮次移易則便若大異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以有歲差譬之湍水然在內者勢狹而轉急在外者勢寬而轉稍緩此古法也而西法遂分為幾重天遂若大異惟以地為圓體此為獨得而孤矢算法亦勝於郭守敬愚因問天文家之言



曰冬至日在箕斗之黃道此道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  
夏至日在井鬼之黃道此道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是  
日之北而復南之而復北者黃道之勢然也然以歲差推之  
假使千萬年後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冬至日亦當出寅入  
戌與武峯曰不然若使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井鬼之黃道  
亦改而南矣蓋所謂日躔在井鬼者非必定與井鬼之宿同  
在一處也但與之相當耳或南或北固隨時不同也故夏至  
躔井鬼則此道便出寅入戌冬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辰入  
申余為之恍然因思向見傅仁均答王孝通曰日躔宿度如  
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隨而變矣余初看之殊不解不知  
黃道如何樣變今乃悟所謂變者乃南北之異耳但仁均說

得不明白不如武峯之言鑿然又思西法謂列宿與天各有  
運行以致歲差其說亦不然看來依西法則列宿移而黃  
道不移依古法則黃道移而列宿不移不知是否當再叩之  
武峯出小渾天球來看下作一架子便是地平以天球置  
其上天球之上有一銅圈是子午圈子午圈之旁有一半圈  
附在子午圈上游移不定從半圈上看便知某星出地幾度  
某星入地幾度是謂高弧余因問渾天儀之制曰古人只作  
一器郭守敬以其不便推測則分為幾件今西洋人則又分  
為六件 余問天文書孰妙對曰有周雲淵所著文選最好  
其要者已載於黃玉耳鼎所編管窺輯要此書亦好但雜耳  
又言楊光先於歷法甚疎不足以服西人又言監中占驗



用觀象玩占

七廿 義山以靳總河疏畧來示見其第一疏要疏雲梯關海口南岸自白洋河至雲梯關約長三百三十里自清河垣至雲梯關北岸約長二百里又自雲梯關至海口八十里皆要取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堤其先後次序覺與潘季馴塞決束水以水攻沙之法不合未知何故 義山來言治河當從歸仁堤高堰始使淮流不旁洩而清口之力足以刷沙則雲梯關海口不待濬而自通此亦是一說 譚祖禹來會余問前借寓匏淮陽水利圖是何人筆談譚云卽伯人史名繼尹者與其塾師姓黃者最留心此事圖從其家出又云今河工第一大病是部例新築堤防三年不壞然後准開錢糧自定此例

後每當水勢洶涌時慮新堤之潰陰決舊堤以洩水勢由是一堤方成一堤復潰禍無窮矣又云防河如防邊古九河故道在今滄景間者兩旁皆有高堤可見大禹當時亦必用堤防今書生之論謂當聽河使復東北故道如此則當重立堤防其費無限此豈可易言哉余問依潘季馴以水刷沙之法則治河當從歸仁高堰起今靳總河乃先挑濬海口何也對曰此則今昔不同勢以水刷沙之法止可以治活沙今則海口淤塞已久上有板沙則歸仁高堰海口之工不能不並興

張簣山與熊青岳書言高郵有諱昌象者有河齒及歸仁堤說又有姓述名民表者為之梓

八廿 看左傳疏孔穎達序謂賈逵復度之後雜取公羊國梁以釋左氏方鑿賁柄杜元觀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



之經所謂以膠投漆愚因思今日講程朱之學而雜取象山陽明之說是猶賈服之訓左傳也 又杜序疏云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修改因魯史成文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畧之既自有詳畧不可以為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義例者惟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二條以外皆無義例公羊穀梁之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於二傳橫為左氏造日月貶褒之例又曰春秋無日無月者十有四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此皆最得最是

周禮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孔疏謂諸侯無內外史然劉炫引康誥大史友內史友似諸侯有內史矣則曰偏舉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又季孫召外史掌惡呂言外史似有內史矣則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當是小史南史外史非官名也又左史右史亦非史官之名也皆能自伸其說 藝文志言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二文不同孔疏以陰陽動靜之理推之而玉藻又云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 又疏云春秋之文詳畧不等螟螽蜚蠊皆害物之虫蜚蠊言有螟螽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某歸或言歸自某晉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



郊與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是其史籍有  
詳畧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此亦去了許多葛藤

九十閱杜序謂發傳之體有三疏云是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  
非例三者所云發凡正例者傳稱凡者五十先儒多云邱明  
以意作傳無新舊之例惟杜則云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  
書舊章所云變意新例者經文顯者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  
傳闡使明著有自發大義者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皆是  
新意所謂歸趣非例者經無義例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  
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此三者括盡春秋之大綱又  
杜序云為例之情有五疏云五曰懲惡而勸善者與上微而  
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顯之條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

之例先儒發例如此者甚多朱子于戒慎恐懼中提出慎獨  
即此意也 杜氏駁去素王素臣黜周王魯之說最有功於

春秋

三閱杜註弔生不及哀疏中詳言其既葬除喪之意此杜註之  
最差處 孔疏論鄭伯克段只譏其失教而以處心積慮之  
說為非最是覺伯恭博議未免過當 隱三年日食條下引  
襄廿二年九月十月皆日食廿四年七月八月皆日食註疏  
皆不能言其故此誠不可解

九初月看注疏曲沃即聞喜也而今則曲沃聞喜為二縣矣翼即  
絳也而今則翼城絳州為一州一縣矣又按疏唐叔始封在  
太原晉陽縣則今之太原府也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則今



之絳州其後又遷新田則今之絳縣皆在平陽府蓋益遷而西南去始封之都甚遠

初閱左傳文元年閏三月哀二十七年十一月辰在申昭二十二年二月日南至哀十二年十二月蝥知春秋時閏法差錯最多所以杜預作長歷止就春秋日月考其節侯最為有見孔疏論之亦最詳後世乃欲以春秋驗歷法或欲以歷法証春秋皆見笑於杜氏者矣 孔疏論董狐書法不隱孔子稱為良史而春秋魯君見弒左氏以為諱國惡禮也見仁非一塗此論亦最是 僖元年諱國惡下孔疏說得此意尤精 與學生講登東山節問曰孔子既如是不可及何以又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余曰且未說及此講至末節曰孔子豈不可

及哉但學之當有序

初閱孔疏論桓不書王穀梁以為桓無王故不書王杜氏以為王不須歷故不書王劉炫以為闕文三說未敢定為孰是但劉據襄二十七年哀十二年傳稱司歷過也杜氏釋例皆指為魯司歷似歷非王朝所頒且子朝之亂王位且未定何能班歷而亦書王駁得甚是孔氏則又以為歷或諸侯所為亦遙稟天子正朔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貴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辨得亦最好 桓三年日食孔疏論所以食之故未甚明查通考交食之法自隋以前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惟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為日行黃道月行月道交絡黃



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若月行內道在黃道  
之北則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  
映食多不驗孔氏去隋尚近看來猶未通此法其云食有上  
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于  
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于高此恐亦未確 昭七年  
疏云每一百七十三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則日月必  
食可見孔氏尚未知張胄元之法 有年大有年之書先儒  
云桓宣不宜有而有杜孔皆不主此說頗覺平正 左傳春  
蒐夏苗秋獮冬狩此是以夏時言觀桓四年春公狩于郎經  
傳可見杜註亦云田狩從夏時 桓五年公如曹疏引鄭元  
云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雖制五等之爵

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  
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是以周制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  
國大者爵尊國小蓋指州公虞公也此一段大抵欲調停王  
制周禮之異同也然尚說得未明因其言推之蓋百七十里  
五十里者初封之制也五百至百里者黜陟之制也公侯之  
地百里有功則可加至五百里四百里伯七十里有功則可  
加至三百里子男五十里有功則可加至二百一百里若如  
州虞之屬未嘗加者仍其始封之地而已

五初 赴少詹王澤宏酌尤展成宋既庭在坐宋言北闈諸同考惟  
徐灝至公無私雖張少宰子出其房然實暗中摸索

六初 闕孔疏論啟蟄而郊明堂位言周之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



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  
遂謂正月為常又鄭元著書多用織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  
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  
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於圜邱者祭天上帝月令四時迎  
氣於四郊者祭五德之帝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  
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叶光紀魯無冬至  
之祭惟祭靈威仰焉惟鄭元立此為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  
肅言天體惟一安得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恭始之  
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  
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  
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註直云祀天南郊不

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觀此可見著一書必知此書之來歷

初從譚左豫處借魏永叔禧集：內多闕其文則確成一家言

直可與歐蘇相上下其學見於諸子世傑論文書自言不曉

星緯九州形勢聲律飛走潛植之性不能情狀物審若不爾

則我文當更磅礴也吾好窮古今治亂得失長議論自謂蘇

氏後恐無其偶又延陵書院記云漢唐之黨禍君子與小人

相攻也至維蜀之黨分而君子與君子相攻矣維蜀之爭是

君子之講學與君子之不講學者相攻也至朱陸之黨分近

日程朱陽明之說異而君子之講學與講學者相攻矣為學

者各有所得力之處要歸於聖賢之道而已又蔡忠襄名德懋山

西巡撫傳云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學立事功為三百年一人洒



北宋以來儒者之恥于此三文可窺其學

<sup>七初</sup>查一統志雲夢澤在德安之安陸縣南五十里又云在荆門  
州北連德安府雲夢界考此二處去江尚遠不知何以古云  
跨江南北 查德安亦古江夏地故注云在江夏安陸枝江  
華容以地勢言之則雲夢又在洞庭之西 查汴河故道自  
滎陽縣合京索須鄭四水東經開封府城內又東注泗州下  
入於淮累因河決而汴河自府西中牟縣入黃河矣 魏永  
叔文有云二帝三王之言天也傳註百家歷象也說得甚好  
又云青城之難作于徽欽而伏于熙寧之全盛煤山之變不  
在甲申而在萬曆承平之日所謂病未深而脈先敗焉者也  
亦深中又自謂鹵莽于經學而好論史觀其書易諸序信然

又曰論古人者必吾之說立此於使天下聰明才辦好學深  
思之士欲更立一說而無以為口實如漢武帝欲通身毒國  
非借道昆明則必不可通也姜伯約守劍門而鄧艾尚得從  
陰平縋度非論古之極致 又曰書詩易禮春秋之氣得其  
一皆足以自名而世之言氣則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  
而不止者當之于是而蘇軾氏乃以氣特聞論氣最好覺子  
瞻之自言曰吾文如萬斛泉原不擇地皆可出將公共之氣  
私為獨得不免欺人矣 又云善學者必日進而不已然詣  
有所極則不可以復進而不已者無進境而有變境也天之  
雨非有進於晴也今日晴而明日雨則人樂其日新而不窮  
魏自論文然亦可以悟學



初閱左傳鄧曼論楚子一段有感於持盈之道向讀所謂余心  
蕩者未知如何謂之蕩杜註謂蕩動散也動散二字與主一  
無適正相反臨事而思慮散亂不能專一是之謂蕩非必荒  
淫放佚然後為蕩也然以為盈而蕩者則又何故夫思慮散  
亂之人必隱然有一段自滿之意若以目前之事為不難而  
旁思橫想浸淫至於不可收拾非精神耗散而喪身則謀為  
顛倒而僨事然則鄧曼何不于王前一言提醒使之收拾其  
心以幹大事而進退而竊嘆也曰鄧曼亦必言之而史不及  
詳然亦知雖言之而非一時所能收拾甚矣盈之為害也蓋  
楚子之心蕩亦猶莫敖之舉趾高也然莫敖之病浮可以威  
救之楚子之病深非一時箴箴所能愈惜乎鄧曼不能見之

於早至于此而後知之也

莊二十五年日食孔疏云古之

歷書亡矣漢興以來草創其術三統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  
之二十而日月交會近世為歷者皆以為一百七十二日有  
餘而日一食觀此條益知孔疏猶未達隋張胄元交食之法

莊二十六年晉士為為大司空孔疏云晉自文公以後世

為盟主征伐諸國卿以軍將為名司空非復卿官故文二年

司空士穀非卿也雖則非卿職掌不異成十八年傳曰右行

辛為司空使修士為之法是其典事同也官此知當時官制

變革名同實異亦猶今日之布按非復明初之布按也成

二年晉司馬司空皆受一命之服疏云司馬司空本是卿官

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為號其司馬司空皆為大



夫之官 義山來言杭州應為謙係高士有學問尤精於易  
朱錫鬯朝廷屢問及于薦舉諸人中最為赫然

初閱孔疏以筮短龜長為卜人假托之辭而非正理最是 又  
云臭是氣之總名原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為香故專以  
惡氣為臭說臭字亦最明

初閱僖九年甲子晉侯詭諸卒孔疏云春秋之世史失其守赴  
告之文多違禮制訃諸侯之薨當以其薨之日告於鄰國  
隱三年傳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是赴者妄稱日  
也襄二十八年傳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子告故書之  
是元赴不以日被問乃稱日也文十四年傳曰七月乙卯夜  
齊商人弒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是赴者不

言死月魯史不復審問即書以來告之月也此甲子晉侯卒  
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惟稱甲  
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戊辰後也 按此外如晉  
惠公卒于僖二十三年二十三年九月而經書于二十四年  
之冬孔疏皆云是因赴告而然顧寧人乃據僖五年殺太子  
申生九年弒卓子十年<sup>殺</sup>弒丕鄭十五年戰韓原經傳日月錯  
互謂是晉用夏正恐不其然雖有竹書紀年之証然竹書恐  
是偽作

味韓簡對晉惠之言見著龜能知吉凶不能變吉凶味內史  
叔興論宋襄之言知灾異由陰陽而見不由陰陽而生皆卓  
然明理之言叔興之言服虔劉炫所解勝于杜氏杜氏將陰



陽吉凶各作一項說而以洪範之咎徵及傳所云亂則妖災  
生皆歸之神道設教而非實辭恐涉于王介甫天變不足畏  
之說孔疏兩載其義而不敢斷蓋亦知杜氏此說有病也

一十閱左傳子玉不肯以瓊弁玉纓祀河子產不肯以瑾瑜襍火  
事相類而不同者子產是恐以鬼神而廢人事子玉是不知  
借鬼神以安人心孔疏說得甚明 左傳襄王出居于汜杜

註云是南汜在襄城縣南秦軍汜南杜云是東汜在滎陽中牟縣南皆屬

鄭地皆音凡然今鄭州汜水縣土人又讀作已不知何故查  
正韻汜音凡在覃韻汜音已在紙韻二字不同 據襄廿六

年疏在中牟襄城者是地名在成臯者是水名 成四年晉  
伐鄭取汜祭孔疏云杜註中牟縣有東汜襄城縣有西汜知

此汜祭非彼汜而以成臯縣東有汜水者以晉人所取當

是鄭之西北界即今汜水也字書水旁已為汜水旁已為汜  
相亂也 又衛懿公與狄戰滎澤杜註云在河北而一統志

即指為鄭州之滎澤縣則在河南矣

二閱左傳僖三十一年甯武子不肯祀相而子產勸晉祀鯨昭七

年孔氏疏亦未甚明 僖三十年魯饗周公閱有白黑形豔

註云白熬稻黑熬黍疏云穀之白黑惟稻黍為然予猶憶乙  
卯年李子正云北方之細米即稷高粱即黍也又有一種叫

黃米者細似米而稍大以孔疏之言証之誠然但以律管累  
黍之義考之則高粱恐未必是圖當再考 文二年孔疏云

鄭元以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



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為一故杜同之孔子尊杜最  
至寧羸論剛克柔克俱在修己上說與書解不同而自不  
相背 晉大夫莫賢于士會父子而范氏不能如韓魏之盛  
**注**士會係士薈之孫置其後之**不昌**然有猶數世之  
久則士會父子挽回造化之力也是猶宣德弘治之繼永樂  
歟 與學生講由堯舜章末二句學與上孟好辨章吾為此  
惧一句相合此不是誇張語乃是憂深慮遠之語當時守先  
待後一段臨深履薄光景直從堯舜之兢業發來

三十 閱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孔疏云必于月朔為此告朔聽朔之  
禮者人君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而又恐移聽于左右故因  
月朔會群吏而聽大政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

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玩此一段可以識政體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疏云比之隱者謂之興之顯者謂之  
比說比興甚好 孔疏疑即瞞之種類太奇又疑其處者為

劉氏一句似漢儒之附會疑得亦是 論語執圭之圭向疑

是國之命圭今觀文十二年西乞術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

器使下臣致諸執事疏引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

還圭璋以輕財而重禮之義也然則玉必還其來使而云致

諸執諸事者禮終雖還初聘之時其意欲致與主國玩此則

非命圭矣 陸翼王以孫北海禹貢山水攷來送其中考核

亦多可據但每將他人之說與己意夾持間架不清

四十 閱左傳文公四不視朔夫不視止於四則視朔之時多矣不



知告朔之禮自何年始永廢並不見經傳而論語注云魯文始不視朔蓋其端自此開也 杜註高陽高辛才子並云是其苗裔孔疏云大戴禮司馬遷皆言顓頊帝嚳代別一人春秋緯命歷考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八世典籍散亡無以取信要二帝子孫至舜時始用必非帝之親子據此則代別一人之說難信大戴禮云黃帝產玄囂玄囂產嶠極嶠產高辛是謂帝嚳帝嚳產放勳是謂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謂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勾芒勾芒產嶠牛嶠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謂帝舜顓頊產鯀產文命是謂禹所云產者亦不必是父子相接或如杜氏所云苗裔耳司馬誤認以為父產子

五十會朱錫鬯出雜文數首示余典雅不浮言收拾春秋唐宋諸儒傳註凡二十餘種將鼓舞鑿藩司刻之又言顧寧人又成一部韻書刻於淮安將竣又出錢牧齋家藏書目觀之云從江寧千頃齋主人黃虞稷處借得又云監板經史亦多差誤顧寧人有考訂數紙

十六侯大年以汪茗文所刻鈔翁類稿借閱其書尚多先借十四卷之三十一卷其文規模韓歐自負甚不淺然不脫文人氣習經解亦甚淺惟十六十七卷解三禮者最精確蓋其所得力也其二十一卷內有答從弟書云僕宦游十五年矣其有經學修者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字天生其內行醇備者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此四君子者皆與僕為友



可見其志趣其二十一卷有送姚六康任石埭序附會釋老則不講學之故

七十閱鈍翁類稿有云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遲回於進退之際恒皇皇焉不能自主者何也非其人為之其時為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為食力蚕以為衣俛仰身世無求而皆急給故當其不得志而退也畢其生可以無悶今之君子仰無以養其親俯無以育其妻子飢寒之患迫於肌膚以其時與古異矣雖不得志其能避世長往浩然於寂寞無人之地哉吾以是知其難也讀此一段不覺為之慨然不得不令人思許魯齋治生為急一語 又與歸玄恭書曰昨讀所刻太僕集中間頗多抵牾

如閣字考宋志三公黃閣北齊書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閣設內屏皆作閣字此杜詩黃閣老三字所自出也竊謂凡唐宋稱閣老閣下者其字皆從合不從各前明則不然宮禁有東閣有文華閣學士入閣辦事者有內閣老閣下之稱與前代不同雖後俗稱閣可也按苔文說甚是若元恭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 又傷寒書序云襍病而誤猶可補救獨傷寒一症既有陰陽表裏之異于其中又有三陰三陽半表半裡虛實傳變留匿隱伏難測之微証若繭絲法同射覆投之稍乖生死判焉非若襍病之可以或誤者也予讀苔文此條又為慨然豈獨醫有難測之微哉治天下亦有之 苔文于儷偶之言獨推松陵吳漢槎陽羨陳其年以為儼然陳梁之



餘馥而徐庾之後勁 苔文推重歸太僕至矣作歸詩考異  
又作震川年譜其意中自以為接震川一派殆亦近之 又  
與計甫草論道書曰宋門之教固有不可思議者然欲合孔  
子之道與禪為一則譬諸傾乳入酒終于酒乳俱賤此條似  
是而非如此言却似宗門原有妙處但不可與我儒合則亦  
何怪天下之後之哉 昔之佞佛者多合三教今之佞佛者  
又多分三教

八十張老師設酌黃仲和謝瞻在同席張老師言苔文集中置後  
解是有為而發不可為訓又言其傲又言明史直及今成尚  
有文獻可徵初奉旨開局也滿人必欲先將實錄翻譯呈看  
酌定所以遂中寢至今又言黃太沖汰存錄亦有過嚴處夏

彛仲則有過寬處又言諸大小臣啟奏惟魏環老應對詳明  
餘鮮有及者

九十閱孫北海河紀見昔之論河源者紛々不一合而言之有三  
大約言出于闐葱嶺者其下源也言出崑崙者其中源也言  
出西番朶甘衛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  
麗江西北一千五百里俗傳為星宿海者其上源也自星宿  
海東北流經崑崙山之南折而東流復繞崑崙山之北至積  
石經河州始入中國張騫見其下源而不見其中源崑崙之  
說見其中源而不見其下源至元學士蒲察篤始窮歷而得  
之自星宿至崑崙三千餘里自崑崙至積石又三千餘里自  
積石至龍門又三千餘里而或以為二萬一千三百餘里者



悞也 予向見言黃河者皆云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  
虞城下達濟寧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城  
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又決滎  
陽過開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  
然嘗問從中州來者則今汴城仍在河之南甚疑之今觀河  
紀載弘治時巡撫徐恪疏云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  
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而汴南之新河又淤乃知所謂汴城  
在河北者只是正統以後弘治以前之事 又按河紀國初  
糧船自儀直推抵淮安謂之裡河俱分入五壩轉盤黃河謂  
之外河原不相通後平江伯䟽開清江浦由天妃口徑通黃  
河仍設閘以司啓閉其後恐黃水灌入河臣乃議塞天妃口

以杜黃水創開三里新河設通濟閘以通淮水此段說天妃  
緣由最明然亦未詳新河創自何人 潘季馴楊一魁二人

相接為總河一主築堤束水一主分黃導淮此議論之最不  
同者河紀中皆言其有功未曾剖析孰非孰是 季馴云人  
欲棄舊以為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勢而  
臣謂濁流必不可分然觀萬曆廿五年總河劉東星疏云河  
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馬收集韓家道口趙家圈石將軍  
廟西河口出小浮橋下二洪乃賈魯老黃河故道自元及我  
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至三十七年北徙濁河而此河遂淤  
萬曆七年總河潘季馴議復開之以工費浩繁不果則是潘  
公四治河束水之策雖行而故道之策未全用也按潘公第



然藝階  
一次治河在嘉靖末只佐朱公衡開新河非其本意第二次  
治河在隆慶末開所謂故道垂成而廢第三次治河在萬歷  
六年功成高堰而故道仍不果行第四次在萬歷十六年惟  
見嚴閘禁築遙堤諸議不見別作為但其始終不主開淤之  
議只就河言河是即復故道之意也 河紀嘉靖十二年劉  
天和和之治河亦似有見盖用運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故棄  
魚臺穀亭之淤河不治聽河向趙皮塞南行而專濬漕河此  
在朱潘陽李之前自成一策 嘉靖初尚書胡世寧論河勢  
南分二道東南一道東分新旧五道說得最詳然只是嘉  
靖初年黃河之勢不應刪其姓名年月混入禹貢註 最可  
惜者萬歷初徐尚寶貞明潞水客談一書講求西北水利神  
宗用之業有成緒而為近侍戚畹所阻懷宗至袖此書示近  
臣銳意行之而又以寇亂而止

十二

會黃俞邵以徵刻秘本書目見贈又言黃勉齋陳北溪集俱  
有又言向時南國子監書板甚多今惟廿一史完全餘皆不  
可稽考但雜貯于旧府學而已旧府學今改作兩縣學國子  
監則改作府學又云儀禮通解鄭樵通志皆南監板也今不  
可問矣儀禮圖有北監板係呂涇野刻 茗文集中有與梁  
御史論正錢錄書云嘗恨文章之道為錢所敗壞者其患不  
減于弇州大亟幸而有一吳氏不量氣力以與之爭而又不  
得其要領未知吳氏是何人 偶思近日如魏永叔汪茗文  
顧寧人可謂卓然矣而皆不免傲僻之病以其原不從程朱



入也呂晚村後程朱矣而亦不免此者則消融未盡也

二十左傳杜註宣十七年有崇友于之好一語乃知歇後習氣自

晉人已有 孔䟽成大路二字革木是卿大夫車之尊者鄭

子驕叔孫穆子受之于王皆稱大是也金路是諸侯車之尊

者亦稱大定四年大路大旂是也玉路天子車之尊者亦稱

大頌命大路在賓階面是也又辨成六內朝外朝凡人君內朝二

外朝一內朝二者路門內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朝

也若諸侯三門卑應路外朝則在應門外魯之三門庫雉路

則外朝在雉門外如此之類不看註䟽如何得明 夫子論

治必先富之然韓獻子曰國饒則民驕佚敬姜曰沃土之民

不材蓋聖人原重本富不重末富 樂武子善釣後衆一言

與子犯師直為壯之說同稱妙絕 逢滑論禍福楚子囊言

君命以共亦是這個派頭

三十孔䟽許今潁川許昌是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改曰許昌靈

公遷成十五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男斯遷容

城四年按一統志許昌即開封府許州葉即南陽府裕州葉縣城

父在汝州白羽即鄧州內鄉縣皆是楚地蓋許自葉而夷而

析雖名為國其實是楚之縣矣戰國之勝若欲遷時亦是如

此想太王之遷亦必奉命于殷亦是此局面 成七年申公

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䟽云惟言留一偏不

見原將車數不知去時几乘車去也邛明為傳辭皆易解此

獨蹇澁或誤玩此可見文無起伏照應便屬蹇澁 讀季文



子對韓穿之言至信以行義一句因思當時最重在信然所謂信只是克踐其言世儘有言之克踐而心實虛浮者所以聖人言信必緊連忠字此是王伯之辨然聖門所以必言忠信者又不是只怕人信而不忠蓋亦怕人忠而不信世有一等人心實無私而力量未足外反或遺漏此又是學問疎密之辨學者所當致力雖忠而不信也叫不得忠然分看却是二件

四廿 孔疏襄九年辨分野云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星紀在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蓋古之聖人有以度之非後人所能測

也按孔氏不作斷語最是愚意此必由歷代星官占驗而得之如某宿有變其驗恒在某國遂定以為此國之分星蓋非一人一代所能定也其理亦本不可解所謂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乎方隅庶幾得之若唐一行山河兩戒之說恐亦近穿鑿左傳襄九年遇艮之八一旬孔疏云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周易以變為占九六之爻連山歸藏以不變為占七八之爻此固是矣然傳只云遇艮之八而不云艮之第二爻是八亦未免蹇澁查地圖山西河津縣是祖乙居耿之耿與解州鹽池相近左傳所謂沃饒而近鹽也觀此則穀之河患乃在山西

六廿 孔疏襄十一年作三軍云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



敵強弱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鞏之戰晉車八百乘計  
有六萬人惟三卿帥之此說甚明然復依鄭氏泥詩公徒三  
萬一言謂僖公時已有三軍自文公以來懼伯主之令軍多  
則貢賦多自減為二軍然其作其舍不見于經者非是故有  
所舍故不書生出許多葛藤 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  
孫氏使盡為臣此處文法亦甚蹇澁大意是言叔孫只取子  
弟不取父兄比季氏只得一半孟氏只取子弟之半比叔孫  
又只得一半若無昭五年傳則此處幾不可解 又秦后子  
十里舍車終事八反亦蹇澁 又十二年疏因什吏二字知  
晉十人置吏異於周禮五人為五之制亦最細 師曠論衛  
出君與孟子腹心手足之意一般春秋于此亦只書曰衛侯  
出奔齊然有以警其君而無以警其臣畢竟可疑 楚公子  
比鄭公子歸生齊陳乞本無其心必書曰弑正可與此同參  
襄廿一年疏云杜解地邑自為其例言在者只指知其處  
言有者以示不審此例最好

七廿 孔疏襄廿二年御叔以臧武仲為聖人云此聖字與周禮知  
仁聖義中和尚書惟狂克念作聖魯作聖詩人之齊聖皇父  
孔聖諸聖字一例看最是 襄廿五年楚為掩度山林鳩藪  
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堰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賈  
遠以為此九事是賦稅差品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  
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以下以次而  
重如周禮一易再易不易之意杜孔雖不用其說然疏內仍



詳載之蓋左氏之旨雖未必然：亦可見土田當分等則從古而然。然明謂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子產喜其語而其告太叔則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吾于是歎子產之善用言也蓋愛民而惡不仁為政之道無出此矣而非思則愛惡或至于偏觀子產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及處子皙子南之際豈漫然愛惡者哉其得于思深矣。程鄭降階之言本屬善言然因其平素偃蹇知其決不因學問而思謙退故曰不在程鄭必是勢窘而然。

八廿  
襄廿七年傳云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疏云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禮以為後人之法觀此則知禮記所述不必其<sup>皆</sup>三代之制亦有春秋卿大夫所行而仲尼採之

者。宋之盟叔孫以違命貶雖有小是不錄杜預之說最是而疏闡之亦最明。晏子云在外不得宰我一邑句解云若出亡在外雖我一故邑尚不得主之况邛殿乎此說甚是疏以宰訓益以外謂在邛殿之外覺費解。孔疏解小雅大雅云小雅所陳皆小事也大雅所陳皆大事也王道既衰變雅並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又云正雅與二南同時故曰周德之衰杜註云衰小也言是周未盛大之時蓋杜註以季子之嘆是嘆正小雅服虔劉炫則以為嘆變小雅杜似長。

亥有二首六身孔疏云古之亥字體殊不然蓋春秋時亥字



有二六之體異於古制亦異於小篆 為子馮之戒懼也而  
其子為掩至於被戮且掩又非不賢者甚矣權勢之不可戀  
也此叔孫昭子所以致嘆於高疆也范武子之戒變鄭公孫  
黑股之貴而能貧有位者不可不三復 子產曰君子有四  
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節宣其  
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䟽解之曰凡人形神有限  
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太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  
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固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  
氣朝則聽政久則疲：則易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則易  
之以修令修令久則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滯：則  
易之以聽政以後事改前心則亦所以散其氣也此一段可  
與寬猛相濟之理同看而太史公自序所言蘇子瞻御試策  
所論皆偏矣 又露其體下即接以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  
䟽云神隨形而盛衰既露其體則神識亦弱

九

閱申豐論電孔䟽引鄭康成云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  
次知其小者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  
取其冰則氣蓄不泄結凝而為伏陰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  
而電為詳載申豐之言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其實電不是  
盡由冰亦政失所致也吾于此知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執  
其一隅之見而未知道之大端然道未始不在此也又於此  
知古人之變理陰陽周密無遺 觀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  
氏知季氏之巧於卸罪欲名實兼收 女叔齊之論儀與北



宮文子之論儀淺深不同而各極其妙 叔向論鑄刑書孔  
疏有二意其前則曰伊訓云先王肇修人紀制官刑禋王作  
呂刑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皆是豫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  
不豫設法者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  
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聽其時事議其輕重雖依準舊  
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測其淺深常畏  
威而懼罪也其後則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  
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  
惺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  
而無律也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奕世相承知國為吾土  
衆實吾民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臨事議罪秦漢以來長史以  
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若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  
意不得不作法以齊之此又是一意前說勝愚常云律可定  
而例不可定前說正是愚意

初十月閱孔疏解三墳五典不偏主一說及解禘灶所論陳災釐

女則皆云非吾後所能測絕不穿鑿最是得體 相疑相忌  
之際為禍最速觀于欒高陳鮑之事可不惧哉 子產處駟  
乞之事此與邲之戰孫叔敖初則南轅終則曰寧我薄人同  
一無我 昭二十一年魯待范鞅十一牢據疏因十四年魯  
人失禮為鮑國七牢遂致范鞅之怒其後哀七年吳遂徵百  
牢一失禮遂無有底止益嘆子產之善事大國 叔孫穆子  
不肯行賂于欒王鮒昭子不肯行賂於范獻子同一正氣



晏子論和同疏云說和羹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也疏亦不言豉為何物疑即今之醬據疏謂急就篇乃有豉豉秦漢以來始為之 昭二十一年梓慎曰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注云二分日夜等二至長短極然不言日夜等長短極何以便宜日食孔疏亦不甚明 孔疏子太叔論禮條下云既言天之經不可復言地之經故變文稱義既言則天之明不可復言則地之性故變文言因之與則互相通也正是變文使相避耳此可想古人換字之法又太叔云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義者謂之成人疏云性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此意亦最精 左傳后夔有子伯封此與堯舜之朱均同 孔疏昭二十九年孔

疏論重黎烈山只援引經傳絕不武斷最得不知為不知之意

初借得鈍翁不類稿三十二卷至五十卷內有乙未進士王西

樵諱士傳載其所作偽詩傳論畧云近世所傳子貢詩傳申

公詩說皆偽也明有鄞人豐道生好撰偽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又作詩傳托之子貢以為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尋有妄人依旁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畫同惟篇次小異道生叙詩載傳源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郭子章刻之于楚李維楨為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應



賓者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偽亦灼然也凡古書源流存亡真贋漢藝文隋經籍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叙諸家授受尤悉並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為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亡於西晉安得至今猶存耶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手者按西樵氏論最有功於詩汪載之集中亦最有見余向固疑之然未知其出於豐坊也鈇菴集有云公伯寮親與七十子之列而敢於毀季路邢和叔本程門高弟而遽誣宣仁以附紹述之說比例固好但寮維史記列弟子中而家語無之未可定為弟子也即使果弟

子矣或在七十人之外而未必在七十人之內即使在内矣而或在執贄以後叛其師友或在執贄以前未聞聖教皆不可知古事遠難臆斷也又陝西提學督李思忠墓誌

銘云本朝用薄板五六寸作滿字其上以代簿每數片輒用牛皮貫之謂之檔子又為文：肅公震孟之子字孫秉作

墓誌云秉所注有定陵注畧先撥志始烈皇小識甲乙事案欲向其子字與也求之又云文肅係文衡山之孫彭之子

五初赴李學士天馥酌同席新選武陟縣鄒象雍言吳伯成之在無錫也其最有力處在盡遣前任侵那各官回去蓋其時適逢康熙九年以前錢糧停征遂力稟上臺允赦後錢糧那解赦前者但行查免而浮報其數以作部費遂得允行此其



最有造于地方者也而其性豪侈所空亦不下數萬用術以  
脫身至今尚未補完至其聽頌無一虛公者一日可了百十  
件所謂才者如此又言吳國對之提學也狼籍為後來所未  
有

初施愚山來投刺并送詩一冊其詩頗有古人風非尋常月露  
風雲之語張老師曾贊其人洵不誣也

初葉訥老來會言及皇輿表云此書因為期太促未能精核近  
得吳任臣十國春秋又加考正然未確者尚多若遽加頒刻  
遺笑後人其害猶淺倘後人不知奉為信史則其罪大矣須  
啟奏更加考訂乃可刻此真君子之言又言薦舉中湯諱斌  
施諱閏章品行之高又言張幹臣之苦節

初閱孔疏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奔鄆又奔隋疏云  
鄆都在江北睢寧東王走西涉睢又南濟江乃入於雲中知  
此雲在江南昭三年王與鄭伯佃于江南之夢謂此也言江  
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矣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  
則此澤跨江南北又云隨義陽隋縣其國在楚之東也鄆江  
夏雲杜縣則是楚之西南吳師猶尚在楚更東奔隨國者蓋  
謂楚與隨有恩謂可保守故也今按一統志德安府治唐為  
安州春秋時為鄆子國鬥辛為鄆公即此則此鄆在楚都東  
北矣又鄆陽府鄆縣古麋國則又在楚都西北矣又荊州府  
有鄆城在府城南二百里楚昭王時所築此則在楚都西南  
矣又似與江夏無干又沔陽州景陵縣則古之江夏雲杜然



又在楚都東南而非西南未知孰是孫北海據沈存中說謂  
楚子入雲是江北之雲恐難信但沈氏定以江北之監利景  
陵江南之公安石首為雲夢此則近之大抵此澤在江南者  
迤而西在洞庭之右在江北者迤而東與洞庭遙對矣胡  
三省通鑑注據漢陽志云雲在江北夢在江南見威烈王三  
十三年鑑斷 定九年晉軍在中牟孔疏疑此與論語之中  
牟當在河北而非河南之中牟最是定四年辨豫章在江北  
而非江南之豫章亦是 哀公元年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杜  
註云方十里為城五百人為旅孔疏謂方十里應有九百夫  
而止五百人者以井衍沃牧隰舉之法推之二牧而當一井  
蓋其一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當一則

為五百夫矣最精細 齊國夏衛石曼姑師師圍戚公羊之  
說最害義注疏從穀梁而排公羊最是 定十四觀董安於  
不能免于晉襄弘不能免于周春秋之末至於如此可嘆哉

陳乞偽事高國一段嘆世途有如此嶮巇轅濤塗之諧申  
侯又不足言矣可畏哉 古書之參錯也如一黃池之會國  
語則吳先晉左傳則晉先吳一敬王元王史記周本紀十二  
諸侯年表則以為敬王崩于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于定王  
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之二十七年世本則以為敬王崩貞  
王介立貞王崩元王亦立此但可傳疑難武斷也 孔疏言  
仲尼感麟而作春秋所以感者以聖人之生非其時道無所  
施與麟相類故為感也杜以獲麟之義惟此而已深譏公羊



反袂拭面稱我道窮之說若謂麟應孔子而至則邛明子思孟軻荀卿皆尊崇孔德何以不言此說最大雅 哀廿七年傳云君子之謀也始中終皆舉之而後入焉注云所謂君子三思此不是始中終皆舉只是一思

孔疏衛在汲郡朝歌文公遷楚邛成公遷帝邛則在東郡濮陽則在朝歌已為狄有後又入于晉然疏未明言

<sup>九初</sup>柯翰周來會言初七見薦舉諸人會於衆春園有以繆詩緘封呈汪荅文者衆止見其結句云杯盤狼籍醉巢由文人輕薄之習有以自取可不畏哉 閱邸報工部題七月內碭山縣石將軍廟及蕭縣九里溝等處黃河沖決愚前過宿遷見河流淺澁謂將來河之決必在宿迂以上不幸言而中

<sup>十初</sup>

會葉訥老適翼王在坐訥老言魏環老之不可及云今大僚

入與滿人言事則唯唯惟謹出則盡歸咎于滿人環老則不

然與滿臣言未嘗苟同出而對人言則亦不諉罪於滿臣此

真是大臣之用心又言黃太沖學案嫌其論吳康齋附石亨

事不辨其誣而以為妙用不可訓又稱陽明之人品功業翼

王言其論良知之偏訥菴言人能如此做去亦好余言依良

知之說恐入于禪訥菴言今若有窮禪客亦妙此皆有感於

時而云然：訥菴論學微主陽明予因初交未敢深言尚有

待也借張瑤山文集而反 前八月十九會魏環老出其婿

李諱恒煥試卷閱之文甚懇摯余因言及白折價一兩五錢

太重魏云始定價時部中援旧例尚不止此再三搜尋乃得



一兩五錢之例此似失于詳審凡事尚可尋例米價隨時不同豈可尋例且亦非部中所能遠定必應令督撫照時價報進而部中權衡之乃為妥當

十將瑤山之唾居存錄發兩僕抄其書頗有發明故全錄之集內有王山遺響一種則皆雜記其山居之事此一書殊可不作雖春山沂水亦足見賢者之高志致不必瑣瑣著述至五六卷之多也所謂王山者在秦和縣東南七十里其始名義山晉華陰王子瑤修道於此仙去亦名子瑤山唐貞觀中長安匡智與其侄亦修道於此山仙去故又名匡山唐末有羅韜字洞晦者建匡山書院於其麓黃勉齋饒雙峰嘗講學於此王山遺響內有一條云居茅屋中每夜搜覽之暇默坐

觀心焚香一炷雖本體昭徹不得遽信覺山空入靜諸緣屏退點塵不到精神收拾透裡快然又其序云建我師祠以俎豆薛胡羅高四先生則其學大抵微近於梁谿又一條云塘南王公云孔子曰無知陽明言知善知惡是良知姑就初學所及言之使後此透入必透到水窮山盡處乃可夫單提良知既為後人所疑而塘南又淺視良知提出無知水盡山窮從何下手此說得好又一條云水簾洞天半路斷始以梯升繼則斃石而上然空中階級意在速成根脚不平未及旬日雨過則崩程子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闢層層譬如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又稱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脚更好嗟夫心之所之曰志學者立志當以



君子自待以希聖希賢希天自期最不可薄視此身隘視此  
心掀天揭天全在脚根否則便小有成就亦非大規模久則  
且如風中草任其波靡如水上萍聽其飄蕩做得一分便損  
一分做得一層便壞一層予是以因山徑之既成復傾不能  
不與學者求其所以主脚所以栽根此一條最警切不可不  
猛省夫康節猶空中樓閣也而况不如康節者乎 又一條  
引孟<sup>我</sup>疆山居詩云門外一川水亭中數卷書眼前多少事誰  
道是幽居須知此事是何等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  
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又一條論做詩云後生終得  
科第去學做詩何用好似李杜撒下許多好人不學却去學  
醉漢此等議論大有益于學者 其序云箴山諫止遊政一

疏直與宣公奏議並垂在經筵命之講經則陳說無餘命之  
賦詩則辭以小道不足為益實錄云其文集總名庸書此係  
抄本雖有其目而尚未全其文氣頗弱內有合刻薛王語錄  
序云非文成之異於文清而學文成者之異於文清此似涉  
調停語 又有合刻胡敬齋張古城二先生集云二人皆餘  
干人張有陸學訂疑未知張為何名序言其劾李牧省僧繼  
曉遠貶景東又云饒雙峰亦餘干人楮墨鮮徵 張吉字克修  
見三元考成

化辛丑  
進士

二十閱箴山集內有與魏庸齋論尋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問効  
如舍舟渡水舍梯登屋終日尋不能得否則講說高妙動涉  
禪機茫無把握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



成自有樂地。篁山云：樂者即我之本體，成之性得之天，非從外面攬和。非從後來添設，獨恐為境遷為物撓，為慾蔽遂舉。本來樂體被無端怨尤，填胸滿膺，非用一番工夫，一番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來真樂。又云：識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二先生說尋字最好，皆本集註朱子之意。庸齋又云：從何尋？曰：下學上達，克己復禮。篁山有自述其山房，曰：有扁命云：尋孔顏樂處，聯問孔子何以樂，曰：發憤忘食，問顏子何以樂，曰：既竭我才，又云：言孔顏樂處，即知思孟樂處，皆足補集註所未及。又庸齋疑好仁惡不仁，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見遇內自頌訟好德如好色，顏曾漆雕開仲弓子路南容，儘足以當之。何云未見篁山答之有二意？一則云：夫子所嘆未見，或

偶以此勉人，或有所感而云非竟以為空谷足音。一則云：夫子生平無一日非望道未見之心，則是數者尚不能以信諸己，安能以信諸人？此又是就其極而言，當合看末又言此仍非必不可幾之事，誠能從內自訟做起，由勉歸熟，安知不將旦暮遇之，尤妙。又一篇云：執着有執着之失，和平亦有和平之失，此非着實體認者不知。又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為一，我必分知行為二，單提致知不如直說篤行為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摠以致良知三字盡之，雖是透脫，恐學者竟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足列翼程朱。又與熊青嶽書云：若提明善二字，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不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辭於我矣，與前書同意，不知青嶽何以有此論。又



與羅先生畫書云令師青老見解不偏考究有年其閑道錄  
頗與某私淑羅文莊之意有合又孫北老學問淵深所梓薛  
文清胡敬齋羅文莊高存之四先生學約俱有不謀而同者  
按此則篁山所推重者此二人而已又有一書言宋儒語畧  
前序後跋議論參差予所取於篁山者正在於此人能勇於  
從善如此天下有何事哉使象山有此心則必無極太極之  
爭使陽明有此心則必不執良知之說必不為晚年定論之  
書今人挾一偏之見恥屈於正論多方以求勝熟知先生之  
所以不可及者乃在於能屈耶氣能抗萬乘之威力足以却  
紛華靡麗之習乃區區整菴一書遂退然自下盡改其故學  
者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之乎 竊思日求去故過而過不

能去者一則起於欲根未盡一則起於習氣未除一則起於  
見識未真

三十初將小學示學生因看立教篇內則一條嘆古人之教必防  
之於未然必使之以漸進所以教無不成又因此條內有二  
十博學不教句嘆今之少年以謀食之故未及二十俱已誤  
人其害不淺

四十閱張篁山與熊青嶽書論學問經濟雖不是兩個畢竟經濟  
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來者學顏子之  
學即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為驕吝為器小為執拗  
甚至為奸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為而其實毒蒼生而誤國事  
者即此自命為經濟之人其論最快正是今日用人對病之



藥

五十與學生講小學明倫篇內則子事父母一條想見古人一團愛敬之意融結而出分不得某處是愛某處是敬

六十會黃俞邵問杜氏釋例亦云未曾見云王魯齋有論語考証馮諱雲驥之尊公宦於金華有其抄本又曾刻魯齋集又云江西廬陵黃瑞節有朱子成書在通志前朱錫鬯所買參同契註即成書中一種也又云江寧何楷有古易定詁最好與學生講小學見禮記說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夫苟訾苟笑與登高臨深一樣可不畏哉

八十會高郵王亮言靳摠河先排海口之非蓋與潘季馴以水刷沙之策相背謬又言治河如治賊未有不治而能安者今則

不患無治。之。法但患上下之掣肘部中之銷筭既刻而內外之陋規又難除若使主計者能如劉宴造船之法則河不難治矣又言河勢隨時不同看治河之言必考其年月又言高寶之河是淮水入海之旧道高家堰是梁武所築之堰

此二竟想是亮士臆度之言

因借其所著疏瀹彙集歸

會孔君聲之弟

言包內光景云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可謂切中又云多買漢人而虐使人此累碁必墜之道

九十汪荅文來言吳俗禮教之弛禮既不行昏祭則家自為禮喪

禮則迫於律而又廢壞已極 又言儀禮有子妾有服而律無之今人奈何不從律而從禮 又言昌黎闢佛而子厚從佛永叔闢佛而子瞻崇佛子固闢佛而介甫崇佛此皆文人



欲自成一家不欲為同之意此則太薄視數子又言北宋之學有三介甫也子瞻也伊川也在當時皆甚新故學者宗之介甫之學未幾即亡子瞻之學行于金伊川之學行于南宋至元虞伯生歐陽元吳萊宋濂之徒則會而一之此段亦說得是但云伊川之學亦以新而為學者所宗則失言矣至言元人合二家為一則似其自道

翼王言茗文之攻歸元恭也因其望重有傾而下之之意其攻錢收齋也亦然又言詎菴亦有此風近則漸近于道矣赴宋大司寇酌張能鱗米漢雯李念茲同席

十二閱王亮士疏濬未議一篇專論濱海形勢即導淮九則中海口一條之意而此言之特詳大意言北至廟灣南抵泰州三百里是即所謂范公堤名場：分即于堤上按地分界亦猶自淮及揚高寶各分界于其中也東為鹽場竈戶居之西為民田惟民種之挨堤內有大河名曰穿場河沿河各立場分各有石閘洩水入其運鹽港河以達於海是則各場皆有海口矣當年范公造堤之義有二一為不開穿場河則場分隔絕鹽船難于轉運一謂為高寶興鹽下河一帶直達鹽場上下淤漫毫無阻隔上水易洩涓滴不留則民田盡成陸地而海潮漲泛斥鹵倒入則苗稼勢必枯焦又慮水壅莫洩故各造石閘以達港而入於海是即所謂運鹽各港河也考前朝祖制自范公堤外皆係草場惟供燒剪不蔣禾稼是以不厭海潮故范公惟於堤上閘口各立水簾而不問閘下之港



與河也今草場既于前朝變價以充邊餉則在官之草場盡為各竈之私產開墾墾耕刈盡屬禾苗雖欲不實為築壩不可得矣倘惟議開復而不議建閘以時啟閉非持平之論也又云地脈由壅雍而豫而揚至海而盡此旧說也若海中大勢必至黑洋方為大海其色深黑而味若其出海千餘里則茫然無際實則非可橫行之地蓋耕牧之地至通泰興鹽而盡其未盡者分沙五支直入大海之中凡千餘里所謂五條沙也潮長則洋湯湯茫無畔岸潮落則沙壅土漲深不容尺其沙土堅硬更甚鉄石海船可載數千者必遠而避之惟沙船底窄可以掉臂其中其舡即因沙以得名故海口之間無與於踈防又云若淮黃會而東趨則滙聚于安東對面之馬邏建義蘇家嘴新溝口柳浦灣五大險工一帶取所入海欲於對岸開一支河以殺河勢又惧有傷安東必築高堤以固之

一廿閱王亮士戊申上明公書云築歸仁集等堤鳳泗淮揚民情僉同若議築翟家堤一帶決口則盱泗等州縣必為力爭謂與彼地不利查萬歷年間潘季馴築塞高堰決口之後盱泗皆樂豐年載在潘公申辨泗州鄉紳常三省疏中若非當年赫然震怒將常三省力行黜罷高堰石工焉能告成而不意彼地奸人利于利販又將石工未及之處復行盜決以致貽害若此也又議用灾民畚鍤云細心分別壯健定為一工派于泥水險要地面每日照六分定例日給米四升銀二分



婦女及老幼定為一工派于高原地面日給米三升銀三分如其人力微小則量減銀二分若夫疲癯殘疾難資其力役之用而實可課以絢索踣擊之工亦止給以米二升銀二分所有節省銀米存為犒勞壯健功作之費夫役不必遠調而自集災民不必賑卹而共飽 又云苟得其人而任之必為假之以用舍之柄濡之以持久之計裕之以錢穀之資與之以便宜之畧重之以斬殺之權而斷不可拘牽之以文墨淆亂之以議論限勒之以程期恐動之以詰責始可漸次以期其功倘決一口而必俟部覆以施工用一錢而必俟估計以銷奏拔一人而必經拘資格以註冊罪一夫而必待奏奪以施刑欲求平成立奏此必不可得之數

二十 校對箴山語錄因其論好名二字予竊思好名亦不可一例論愚不肖之人惟恐其不好名賢智之人惟恐其好名出處取予惟恐其不好名學術政教惟恐其好名 又箴山謂夫子之道中以貫之愚謂曾子言忠恕是誠以貫之若程朱言主敬則又是敬以貫之此當互看 箴山語錄上卷云學問止有漸進工夫別無頓悟法門又云諸家言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足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言學為人所說過者不必更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何從說聖賢言語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儒之言已盡之說此足見其學之朴實又論氣云無動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矣氣無聚無散以所附有聚有



敬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尤足見其體認之細

三十 校對箴山語錄因思博施濟衆修己以敬二章一是順說一是逆說合看可見体用之妙 箴山論典試分房所意者在植桃李而非有以人事君之心切中今日之弊 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題靜字以類于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雜馳之一端此說得亦斟酌 因箴山之文思辭章之學雖非儒者所尚然篇章句字各有其法亦格物之工所不可少看程朱之文何等精妙文冗弱而不振者亦是格物之功未至

四十 閱學節通辨見象山對朱濟道言收拾精神自立主宰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因思象山陽明景逸念

基皆是收拾精神一踏工夫皆是心學但象山主靜陽明則不分動靜景逸主靜念基則不分動靜象山陽明則竟不要讀書窮理象山陽明則指理在心外景逸念基則指理在心內究竟則一樣 指理在心外者如鏡之影指理在心內者如樹之根得失自不同 辨有明之理學較宋更難以陽明之功業高劉之節義皆天下所信服如順風而呼故辨之尤難 今人見陽明之功業便以譏之者為刻不知管夷吾之在春秋是何等樣功業孔孟只以一小字一甲字斷之安得以其功而信其學哉且陽明即有功亦不過在一時而以朱子為勸墨以孔子為九干鎰其得罪在萬世我豈能為之解



六廿看張江陵作呂豫所諱調陽墓誌云公為人外溫而心辨中  
毅而貌和於是<sup>事</sup>不輕為可否於人恂：不苟為異同嘗  
曰大臣協心體國苟利社稷嫌怨共之政本之地斷：而爭  
如國體何世儒嚶：猥小曹參而卑丙吉然則虞廷云寅恭  
者非耶按江陵之贊呂公者如此而其身則殊不然蓋呂公  
之為人亦非中正之道也又作楊虞坡墓誌云李郭無文韓  
范無武此似譽之太過 又作軒轅問道頌述廣成子之言  
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心靜神清无勞汝形无搖汝精乃可  
以長生此似非刪書斷自唐虞之意大臣告君不宜及此  
讀其卒未程策論治不主更張而主綜核綜核二字是江陵  
本領乃惡更張而遂病孟子之法先王而取荀卿之法後王

則過矣

七廿學生問伯夷伊尹柳下惠與楊墨同異愚因思伊夷尹惠是  
中道上之偏楊墨是中道外之偏譬如三間廳夷尹惠皆在  
中一間但畧有些偏若楊墨則偏在兩旁着壁去了 又見  
箒山語錄云曾點之樂是日月至焉之樂顏子之樂是三月  
不違之樂但有生熟之分皆是實見與虛見不同此亦看得  
最好

八廿會富平李天生諱因篤樸實君子也叩其所學極留心程朱  
崇纂輯大全或問蒙引存疑淺說謂之四書五刪又言頌寧  
人亦住富平其學亦尚程朱近日所續日知錄多論學之言  
與前刻不同 從左襄南處借得吳志尹春王正月辨三篇



大意謂春秋自主周正若周禮則以夏正雜周正詩歌所詠則如今人稱攝提孟陬等語不泥昭代時令安得以周禮豳風而并疑左傳春秋乎諸書乎又謂商周改時月秦改歲始不改時月亦不得強合而一之以致彼此交疑其言商亦改時月者則據梓慎云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漢律歷志云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陳寵云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已至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有此數據則殷之改時改月可知書之言惟元祀十有二月者今于月耳即位宜於歲首而不于歲首未踰年不應改元而改元則夏忠商頑亦難以周禮証夏商也若夫秦則改元年始而不改時月以閏月為後九月史記

確有所據而文穎顏師古輩泥商周改月之見更謂秦以十月為正月若史家所載皆太初時追改非當時本稱則又拘矣其論甚辨然吾謂梓慎陳寵之言或以夏周之時月而遙推商之時月亦未可知難定謂改時改月商周則同踰年改元商周則異總之古事難以臆斷也孫北海禹貢考謂碣石現在永平未嘗論入于海此似其獨得之見夏彝仲禹貢註亦未之知也思禹疏九河當時必更有蓄泄之法蓋河者不可不分亦不可分者也不分則勢盛而易潰分則流緩而沙淤故分亦決不分亦決者也禹既疏九河必立蓄泄之法如今之閘座然水大則通之以殺其勢水緩則閉之而勿分其力三代以下守其法所以元河患後世廢之則潰決而



不可為矣愚因潘季馴之治河而悟及於此 于鱗咏古詩  
有因知沮溺用即社稷臣二句最好又雜興詩有云馳驅名  
利場無駭不駑駘亦名言也

九廿 會葉詔菴嘆今世不講於理禮又言熊孝感閑道錄雖刻自  
以有未慊處不多刷亦見其虚心借黃太沖雜文二冊而歸  
會王亮士余問何以欲分淮黃答曰非分也暫分而即合猶  
閘河之有月河耳不暫分則河勢盛而清口之淮不能出又  
問縷堤答云濱河必須三層堤最近河曰縷堤縷堤之內襯  
堤襯堤之內曰遙堤即老堤也縷堤襯堤決而不妨決則可  
以緩水勢遙堤則不可決也又縷堤至襯堤襯堤至遙堤每  
三里五里則有隔堤隔堤後而三堤橫有此隔堤則橫堤雖  
決不過決在此三里五里之內而已又問斗門滾水灞及閘  
之別曰通艇者曰閘如閘而狹不可通艇者曰斗門濶而淺  
不下板者曰滾水灞又曰禹貢先治水而後定貢道今則貢  
道先定而後治水所以難又言翟家堤至今未塞

十三 陳子泚來會言幾亭書惟明儒統未刻又有李衛公李忠定  
張江陵三先生合纂亦未刻高子遺書板則在南都不可問  
矣 閱黃太沖文知山陰之學其病只在不知朱子所謂析  
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二語故朱子分八條目而山陰則以  
誠意為了義曰致知致此也格物格此也朱子以主敬置八  
條目之外而山陰則以誠意當主敬太沖與姜定菴書云致  
知之外乃澄然未發之体因敲棘而不忍因乍見而惻隱此



知之已發者吾之所致者在澄然之体由澄然而發見發見者無所容吾致也噫如此說則朱子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如何解乎 辨學術異同若在經書文義上辨之則彼此膠執葛藤無已矣且舍文義而單提下手工夫則得失自見

十一月 初一 聞變

初二 出京

九廿 到家始知二弟又於十月二十九日亥時遭變矣嗚呼痛哉弟平生少卓然之志臨終乃并遺言以哀經歛又戒家人勿遽出柩俟吾兄歸視嗚呼吾弟臨沒乃倦于父兄如此此一念雖聖賢孝弟豈有外于斯哉

己未二月初十日  
弟百日補記





